

歷代盧龍道行程考

嚴耕望

全文綜要

- 目次
- (一) 漢、魏、晉及北朝盧龍塞道
 - (二) 遼代松亭關通中京大定府道 附明清喜峯口道
 - (三) 遼代中京大定府北通上京臨潢府道
 - (四) 唐代薊州東北出盧龍古塞通奚及契丹衙帳道

附圖

全文綜要

中國東北部河北平原與內蒙察熱草原間有燕山山脈自西徂東，高峯疊起（海拔常在1000公尺至2050公尺），隔限南北。山南傾斜度大，急落為丘陵平原，山北傾斜度小，舒展為高寒草原。地貌既殊，生業遂異。宋人云：「山之南地，則五穀百菓、美木良材，無所不有」；其北「則山童水濁，鹵脊彌望，黃草白葦，不知其極；蓋天設此以限南北也。」（許亢宗奉使行程錄，參通鑑二六九胡注引金虜行程。）然連珠高峯間常斷為谷陁，最大者為潮河與灤河兩河谷，成為古代南北交通之要道，即古北口道與盧龍等道也。西晉《勾注碑》曰：「蓋北方之險有盧龍、飛狐、勾注為之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內外也。」勾注即雁門關，飛狐即《史記·酈生傳》說高祖塞飛狐之口（今蔚縣西南北口峪），為中古時代中原正北出塞兩主道；東北出塞，則盧龍為首要險陁。

余研究唐代東北塞道，其一為盧龍道。《新唐志》薊州條記其行程云：

「東北九十里有洪水守捉，又東北三十里有鹽城守捉，又東北渡灤河，有古盧龍鎮，又有斗陁鎮。自古盧龍北經九荆嶺，受米城，張洪隘，度石嶺，至奚王帳六百里。又東北行，傍吐護真河，五百里至奚、契丹衙帳。又北百里至室韋帳。」

此記錄行程甚詳，實本之賈耽《皇華四達記》。然沿途諸地名，除吐護真河即今老哈河、奚王帳即遼之中京大定府在今老哈河上游北岸之大寧故城外，皆難確指，不得不上考漢、魏、兩晉至北朝，下究宋、遼、明、清諸道，以推論唐道之所經，乃發現各個時代名



稱道口不盡相同，茲綜述如次：

其一，盧龍之名，始見於曹操伐滅烏丸蹋頓事。此漢、魏古道，由今灤河之西出塞，曹操所置盧龍鎮在今遵化縣東北灤河入長城處之潘家口外，灤河口之南、鐵門關水口之北之灤河西岸（約 $E 118^{\circ}15'$ · $N 40^{\circ}30'$ ）。曹氏行軍，由無終（今薊縣）東北至盧龍塞城約二百餘里；出塞經西漢右北平郡治所平岡縣（今黑城遺址，約 $E 118^{\circ}45'$ · $N 41^{\circ}20'$ ）；又東微南至白狼河（今大凌河）上游白狼縣（今喀喇沁左旗駐地之河水西岸，約 $119^{\circ}40'$ · $N 41^{\circ}$ ）之西白狼山（今凌源縣〔舊建昌〕南約二三十里處），去塞城凡約五百里，與蹋頓戰於凡城（蓋山東境），大破之。又東北循白狼河谷至柳城（今朝陽縣）二百餘里。故史稱九百里也。顧氏《紀要》以為取道今密雲縣，是出古北口。才人之言，徒騁臆說，不知酈《注》已明指曹氏盧龍城之準確地望也。

其二，晉及北朝，東北用兵屢見盧龍道事。最著者晉永和六年前燕慕容儁伐趙，東西中三道並出，「儁自中道出盧龍塞。」松井等以喜峯口釋之。大致言之，似甚是；而實未深考。按酈《注》云，儁用兵後之三年，復遣步渾加工開鑿盧龍塞道，令通方軌。其道「東出渡濡水（即灤河）……至青陘」，云「盧龍之險，峻坂縈折，有九紜之名」，並舉石刻為證。青陘蓋今青山口（約 $E 118^{\circ}35'$ · $N 40^{\circ}25'$ ）。所謂「盧龍東越青陘至凡城（今凌源縣〔舊建昌〕東南境）二百許里」、「向黃龍（今朝陽）則五百里」者，蓋由今青龍河上游達大凌河上游，又東北至朝陽，即燕之故都。其時儁徙都薊城（今北平），此項工程，蓋所以加強新舊兩都之交通運輸耳。青山口在喜峯口東六十里，非一地也，更非復曹氏行軍之故道矣。

其三，宋、遼時代曰松亭關路。顧氏《紀要》與《一統志》謂宋、遼松亭故關在今喜峯口東北一百二十里，與寬河相近。按此蓋明初徙置之故關，非宋、遼時代之故關也。宋人所記之關址，位於柳河口（ $E 118^{\circ}10'$ · $N 40^{\circ}40'$ ）之南，灤河西南，去河五十里，約在灤河入今長城處之潘家口外，遵化縣東北一百二十里松亭山地區（五指山之東）。自關西南經遵化、薊州至燕京四百五十里。自關東北趨柳河（約今柳河口）二百餘里至澤州（今平泉縣南近處）；相近有鐵漿館（約今平泉縣），與古北口東北通中京之館道相會合。由此東北過石子嶺八十里至富浴館，又一百一十里至中京大定府。府在吐護真河（今老哈河）北岸（約 $E 119^{\circ}$ · $N 41^{\circ}30'$ ），西南至松亭關亦四百五十里。按此松亭關與曹操所築盧龍城極相近，富浴館亦與漢平岡故城極相近，故此道約即漢、魏之盧龍道也。

其四，據薛映《記》，遼中京正北行歷兩館一百九十里至松山館（約今赤峯南三十里之遮蓋山地區）。又北歷四館二百九十里渡潢水石橋，即今巴林橋（ $E 118^{\circ}30'$ · $N 43^{\circ}17'$ ）。橋北置饒州，南臨潢水（今西喇木倫河）。又東北歷三館二百一十里至上京臨潢府，即今波羅城，又名高麗城（ONC圖， $E 119^{\circ}23'$ · $N 43^{\circ}57'$ ）。此遼代中京、上京之通道，共凡六百九十里。其行程之今地，牟里（Joseph Mullie）曾親蒞考察，已能具體言之，本文多所取據。

其五，明代初年，有意經營塞外大寧故地，以喜峯口為出塞主道口。關口置來遠樓，可容萬人，以徠塞外少數民族之商貢。口外沿灤河而北，以次築寬城（今地），會州城（今平泉稍南），富峪城（今平泉東北不到百里約黑城地區）。相去各一百二十里。又東北一百二十里至大寧故城，中間築大寧新城，以強軍道。故城即遼之中京大定府，而會州即遼之澤州，富峪城即遼之富峪館。則遼明兩代出塞道口雖異，但北段路線實同。明代東移出塞道口於喜峯口，蓋貪松亭之古名，乃並徙關於喜峯口北一百二十里之寬城近處耳；《紀要》與《一統志》以為此即宋、遼時代之故關，誤矣。

其六，前引《唐志》所記之盧龍道，其盧龍故鎮既在灤河之東，又北經九荆嶺，疑即酈《注》所記前燕增修盧龍、青陘道中之九紵之險，是唐道即兩晉迄北朝末期酈《注》時代之盧龍道也。唐承北朝，去酈《注》時代尤近，即承其道，固不足異。惟《唐志》所記，非由青陘、九紵東通營州柳城之故道，而為由九紵直北通吐護真河（今老哈河）上游奚王帳之行程耳。奚王帳即遼之中京大定府、明之大寧故城，「度石嶺」蓋即遼道之石子嶺，則唐道北段，與遼、明兩代之行程實相同，與漢、魏古盧龍道北段亦相同也。且據路振、曾公亮所記，宋、遼時代之松亭關亦為唐代防禦奚虜要害之一，是在唐代，漢、魏古盧龍道仍與晉及北朝之盧龍九紵道並存也。

綜上以觀，自漢迄明、清時代，薊州東北出塞之大道要不離灤河入塞處之東西地帶，東西擺移，約有一百華里之幅度。灤河於燕山山脈之北，左受瀑河，匯流入塞。此一地區，灤河之西，近有五指山，海拔1324公尺；遠有五龍山，海拔2050公尺，為灤潮兩河之分水嶺。灤河之東有都山，即酈《注》之盧龍山，海拔亦2050公尺。灤河夾在兩大高山之間，形成南北交通之有利地形，故歷代出塞大道皆於此一地帶東西擺移也。

至於《唐志》云奚王帳又北五百里至奚、契丹衙帳者，當稍作解釋。按自北朝至唐初，奚部族據有潢水（又名饒樂水，今西喇木倫河）上游之南北地區，契丹部族據有潢水中下游以南地區。契丹建衙於營州柳城（今朝陽）東北四百九十里處，約在今綏東故治小庫倫，即庫倫旗（E121°45'·N42°45'）。奚人建衙於潢水石橋，即今巴林橋（E118°35'·N43°17'）之北近處，南臨潢水，即饒樂水。此為契丹與奚之早期衙帳也。唐初，就兩族衙帳，分別置松漠都督府與饒樂都督府，策其上為都督以羈縻之，稱為兩蕃。其後契丹漸強，西侵奚部，奪其建衙地而自居之，事當在天寶以前。奚避契丹之逼，南遷五百里，傍吐護真水（又名土河，今老哈河）別建新衙，即《唐志》所記薊州東北出盧龍六百里所至者。蓋至唐末，復為契丹所奪，後又建為中京大定府，即今大寧故城（E119°·N41°30'），而《唐志》所謂「奚、契丹衙帳」者，乃潢水石橋之奚王故帳，契丹取之，亦曾建衙，故《唐志》並書之，非有衍文也。至遼太祖阿保機，復北遷二百一十里，建衙於今林東之波羅城，（ONC圖E119°23'·N43°57'）是為上京臨潢府。臨潢之名蓋仍本之石橋故衙耳。前人多疑怪臨潢之名，不得其解，不知阿保機之前固曾建衙於潢水之濱也。

遼既建新衙於波羅城，以石橋故衙本名饒樂府，故改置饒州。前引薛映《記》，饒

州地當遼代中上兩京館道交通之衝，南至中京四百八十里，故《唐志》所記奚王新舊兩帳間之五百里路線雖不可確知，然里數既相近，可推知其與薛《記》行程當無大異。惟薛《記》云由中京正北行，而《唐志》云「東北行傍吐護真河」為異耳。蓋其路線之南段有異，至今赤峯以北，必無大異。至於《唐志》云「又北一百里至室韋帳」者，室韋最西部族衙帳在俱輪泊（今呼倫池）西南，則此文「百」上必脫一數字，或「百」為「千」之譌誤歟？

（一）漢、魏、晉及北朝盧龍塞道

晉咸寧元年（西元 275）《勾注碑》曰，「蓋北方之險有盧龍、飛狐、勾注為之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內外也。」勾注即雁門關，在唐代州（今代縣）西北三十五里，即今關址；飛狐關在唐蔚州（今蔚縣古代國西二十里）西南四十里，今北口峪；盧龍則今考之道也。盧龍與勾注、飛狐並稱為北塞險阻之首，足見其險峻及其在北塞內外交通上之地位。

《勾注碑》見《元和志》一四代州雁門縣目；《寰宇記》四九代州雁門縣目同，云出《水經注》；則《元和志》亦據《水經注》書之也。按鄺《注》此條當在《滹沱水注》。惜此篇已佚，賴唐、宋兩志書存此條耳。勾注道，已詳《唐代太原西北通單于都護府及河上三城道》（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十卷上冊），飛狐道已詳《秦漢迄唐飛狐道考》（新亞學報第十四卷）。

按此道史料可徵，最早可上溯至西漢。《漢地志》右北平郡治平剛，領縣有無終與白狼，平剛至此兩縣必有通道。按平剛在今黑城古城址，其地在平泉縣與其東北大寧故城遺址之間，甸子之南、黃土梁子之北、老哈河西岸（約E118°45'·N41°20'）。無終在今河北薊縣，白狼在今大凌河上游、喀喇沁左翼旗駐地之河水西岸（約E119°40'·N41°），是自今薊縣東北出塞，經平泉、黑城，折東微南至大凌河上游，復東北循大凌河谷至朝陽，古已有通道，云出盧龍，即盧龍道也。

《漢地志》右北平郡首列平岡縣，即郡府所治。《三國志》一一《田疇傳》，太祖伐蹋頓，軍至無終。疇說太祖曰：「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下文述行軍路線，「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此尤為郡治平岡之鐵證，並有道自無終出盧龍至平岡，又東經白狼堆至柳城也。柳城在今朝陽縣。平岡故地，前人無考，今據考古資料，極可能在今平泉與大寧故城間之黑城；白狼前人說皆誤，詳審鄺《注》，實在今喀喇沁左翼旗駐地之大凌河西岸；並詳下文。

至建安中，曹操出盧龍塞，北伐烏丸，其名始大著。事見《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與《田疇傳》。云烏丸蹋頓居遼西柳城（今朝陽縣）。建安十二年，曹操伐之，軍至無終（今薊縣）。東道（夫畧由今山海關地段出塞）水潦，不通車馬。田疇導之尋西漢通平岡舊道，北上徐無山，出盧龍塞口（今潘家口西北），東北至平岡故城（今黑城遺

址，見上），又東至白狼山，（今凌源縣〔舊建昌〕南境），山在白狼縣（今喀喇沁左翼旗駐地之大凌河西岸），西或西北境，大敗烏丸聯軍於凡城（蓋山東境），斬蹋頓，遂循白水（今大凌河）河谷至柳城。此行並於盧龍塞口築盧龍城，在酈《注》高石水（今溧河）入濡水處之南，黃洛水（今鐵門關水）入濡水處（在今長城北）之北，當濡水剛入塞之西岸，即今在灤河入長城塞處潘家口外、灤河口南、鐵門關水口之北之灤河西岸。（約在E118°15'·N40°30'）至唐、宋時代，仍有盧龍廢戍之名，史稱據隋開皇長城，實即隋以前之古長城也。所謂「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者，係就出塞後經平岡至白狼、凡城而言，加白狼、凡城東北至柳城二百許里，無終東北至盧龍城亦二百里，恰為九百餘里，故曹操表疇之功云，「塗由山中九百餘里」也。至於「越白檀之險」者，蓋塞外近地險坂屬白檀縣東境，非經其治所。《紀要》誤以後代白檀在今密雲者為漢之白檀，以為曹操由今薊縣迴軍西北經今密雲出古北口者，想像不經之言耳。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建安十二條云：

「北征三郡烏丸，……夏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為鄉導，……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畧）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縱兵擊之，……虜衆大崩，斬蹋頓。……九月，公引兵自柳城還。」

同書——《田疇傳》云：

「田疇……右北平無終人也。……公孫瓚……拘之軍下。……疇得北歸……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百姓歸之，……至五千餘家。……建安十二年，太祖北征烏丸……（疇）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滯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擒也。太祖……乃引軍還，……虜……誠以為大軍去也。太祖令疇將其衆為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太祖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

此為田疇導曹操破蹋頓路線之兩條最主要材料，始見盧龍口、盧龍塞道之名。此兩條皆云兩軍遭遇戰場在白狼山。而同書三〇《烏丸傳》，述此事云「濟軍詭道，未至（柳城）百餘里，虜乃覺，尚與蹋頓將衆逆戰於凡城，……太祖……臨陣斬蹋頓首。」云兩軍戰場在凡城。《通鑑》六五述此事，胡《注》「白狼山蓋在凡城。」是也。疑城在山之東。又《田疇傳》裴《注》引《先賢行狀》載太祖《論疇功表》云：「疇率宗人避難於無終山，北距盧龍，南守要害。……王旅出塞，塗由山中，九百餘里，疇帥兵五百，啟導山谷，遂滅烏丸。」此云疇住無終山，即徐無山也。盧龍在無終山之北。又云塗由山中九百餘里，即無終至柳城全程里距。

據以上諸引文，曹操此次行軍，本擬由無終向東取濱海道趨遼西柳城，故先一年開新河渠，由雍奴（今武清東）洶口引鮑邱水東流，絕濱海諸水（由北向南流入渤海諸水）至樂安（今樂亭）入濡水（今溧河）以通軍糧，別詳《曹操所開平虜泉州新河三渠考畧》（大陸雜誌第六五卷一期）。但軍行至無終，發現東道水潦，不通車馬，且東道為通行大道，敵軍防守甚嚴，客軍不得進。故田疇想到西漢無終北通郡府平岡之舊道也。此道北上徐無山，出盧龍塞口，經白檀，歷平

岡，東指柳城。軍至白狼山左近之凡城，去柳城二百里，蹋頓始發覺，倉卒率軍應戰，操臨陣斬之，遂至柳城。茲就無終、柳城間諸地名考證如下：

徐無山 《寰宇記》七〇薊州治漁陽縣，「無終山一名翁同山，又名陰山，在縣北四里。」又《水經注》一四《鮑邱水注》引《搜神記》，「無終山高八十里，而上無水，（陽）雍伯置飲焉。」又引《陽翁伯碑》云，「居於縣北六十里翁同之山。後路徙於西山之下，陽公又遷居焉。」《寰宇記》之漁陽縣即漢之無終縣。是山在縣北，山中有不小之道路，故翁伯置飲以便行旅也。田疇蓋引曹軍由無終縣北上無終山即徐無山，道出盧龍塞。

盧龍塞、盧龍城 《水經注》一四《濡水注》云：（王念孫曰，濡字當作洩，今名灤河，仍是一音，濡則洩之形譌。是也。）

「濡水又東南，五渡水（今老牛河）注之。……濡水又與高石水（今瀑河又名豹河）合。水東出安樂縣（今平泉西南）東山，西流歷三會城南，西入五渡川，下注濡水。濡水又東南逕盧龍塞。塞道自無終縣東出，渡濡水，向林蘭陁，東至清陁（一作青陁，是）。盧龍之險，峻坂縈折，故有九淨之名矣。燕景昭元璽二年，遣將軍步渾治盧龍塞道，焚山刊石，令通方軌，刻石嶺上，以記事功，其銘尚存。……按盧龍東越青陁至凡城二百許里；自凡城東北出，趣平岡故城可百八十里；向黃龍則五百里。故陳壽《魏志》田疇引軍出盧龍塞，蟹山壘谷，五百餘里，逕白檀，歷平岡，登白狼，望柳城。……濡水又東南逕盧龍故城東，漢建安十二年魏武征蹋頓所築也。濡水又南，黃洛水注之。水北出盧龍山，南流入于濡。濡水又東南，洛水合焉，水出盧龍塞，西南流注濡水。濡水又屈而流，左得去潤水，（去字衍文）又合散水。二水並自盧龍，西注濡水。濡水又東南流逕令支縣故城（今遷安縣西）東。……」

按此段述濡水（即今灤河）與盧龍塞之關係甚詳悉。五渡水即今老牛河，高石水即今瀑河（豹河），《一統志》承德府卷《山川目》已為指證；令支縣故城在今遷安縣西，《一統志》永平府卷《古蹟目》亦已言之。楊《圖》皆從之，是也。按今灤河左受瀑河之後，由潘家口入塞，此見《一統志》遵化州卷《山川目》及永平府卷《山川目》灤河條引《舊志》。則自灤河入塞處之潘家口以東之一段山脈，皆為盧龍塞也。鄺《注》且指明黃洛水所出為盧龍山，《魏書·地形志》上，平州北平郡所領昌黎縣「有盧龍山。」蓋即同一山。按《一統志》承德府卷《山川目》，烏龍山在府東南二百五十里，古盧龍山也，盧龍塞當在其地。《水經注》盧龍之險峻坂縈折，故有九淨之名矣。」又永平府卷《山川目》，都山「在遷安縣東北一百五十里，一名烏都山，唐開元二十一年，郭英傑與契丹戰於烏都山（按兩唐書通鑑皆無烏字）即此。山高三十里，周倍之，傑出塞外，為盧龍之鎮山，雪積其巔，經夏不消。其水中分，東歸渝，西入灤。」《紀要》一七遷安縣有都山條，畧同；惟「東北」作「北」，又「烏都」作「馬都」，蓋形譌。今檢視國防研究院《地圖》（熱河察哈爾地形、人文圖），都山在E118°45'·N40°30'，海拔2050公尺（ONG-F-9作5640呎）為此區最高山，就方位里距及皆有盧龍山之名言之，承德府東南二百五十里之烏龍山，亦即此都山也。上引《濡水注》黃洛水北出盧龍山，南流入濡。此水即今鐵門關河，詳下文。按《一統志》永平府卷《山川目》鐵門關河「在遷安縣西北一百六十里，源出口外，自鐵門關入口，西流出喜峯口關，轉西至潘家口入灤河。」則其源頭正在今都山地區，此尤都山即鄺《注》盧龍山之強證。山在灤河入潘家口長城塞之東百里以上，宜此一段山脈皆有盧龍塞之名也。

盧龍塞之泛稱 按劉敞《公是集》二二《鐵漿館詩》云，「稍出盧龍塞，回看萬壑青。」（轉引自傅樂煥文，詳第二節。）敞之旅程實出古北口，是宋人亦視古北口為盧龍塞也。又《通鑑》一七八開皇十八年紀，「漢王涼軍出臨渝關。」胡《注》，「臨渝關在柳城西南四百八十里，所

謂盧龍之險也。」又一八二大業九年紀，李密為楊玄感謀曰：「長驅入薊，據臨渝之險。」胡《注》亦稱為盧龍之險。是又以臨渝關為盧龍塞也。是蓋幽州以東迄於海濱之長城塞，皆泛稱為盧龍塞也。恐非古義。

又按上引《濡水注》，濡水入盧龍塞，又逕曹操所築盧龍故城東。又南，歷受黃洛水、洛水、澗水、敖水四水，皆北出盧龍，或曰山，或曰塞。檢《一統志》永平府卷《山川目》灤河條引《舊志》，灤河「至喜峯口外，有柳河、寬河（即灤河）、鐵門關水俱流入之，東南至潘家口入團亭，下與激水合，又至中峯山與恆河合，又過唐山與長河合，又南流逕遷安縣西三里。」則灤河以南四水正與酈《注》高石水以下四水一一相當。而鐵門關水即酈《注》之黃洛水，在今潘家口長城之北，激水等三水則在潘家口長城之南，然則曹操所築盧龍故城，當在今潘家口長城之外鐵門關水口之北、灤河口之南、灤河西岸，約E118°15'·N40°30'地區。（ONC-F-9，國防研究院圖之熱河察哈爾人文圖畧合）又澗水即今恆水，至今中峯山入灤河，山在遷安西北一百里（見一統志永平府卷山川目），則盧龍塞南麓在遷安北一百里以上，大抵今長城乃沿盧龍古塞南麓一線而築，古塞實在今長城之北也。

唐、宋盧龍廢戍與隋開皇長城 《通典》一七八薊州，「東北到北平郡（平州）石城縣界廢盧龍戍二百里。」《寰宇記》七〇《薊州目》，同；惟加一句云，「戍據隋開皇長城置。」檢視今圖，實指灤河入塞地區而言，所謂廢盧龍戍者，殆即曹操所置盧龍城故戍也，所謂開皇長城實亦因漢、魏長城之故蹟耳。又《通典》同卷《平州目》云，盧龍塞在盧龍縣西北二百里，《寰宇記》《平州目》同，可能即指廢盧龍戍而言，然實不只二百里；亦可能即指戍東一段長城而言，未必專指戍城而言也。

白狼山、白狼縣 前引《三國志·田疇傳》與《魏武紀》，白狼山去柳城二百餘里，而《烏丸傳》，凡城與白狼山相近。考《水經注》一四《大遼水注》云：

「白狼水出石北平白狼縣東南，北流，西北屈逕廣成縣故城南，……又西北，石城川水注之。水出西南石城山，東流逕石城縣故城南……北屈逕白鹿山西，即白狼山也。……其水又東北入廣成縣，東注白狼水。白狼水北逕白狼縣故城東。……白狼水又東，方城川水注之。」

則白狼縣、白狼山皆在白狼水上源地帶。張穆《蒙古游牧記》卷二喀喇沁部左翼旗條，推論白狼水即今大凌河，極正確。則此縣與山皆在今大凌河上源也。至於其較詳確地望，楊《圖》以今大凌河最南最長之源流，即發源於凌南（中共地圖改名為建昌，E119°50'·N40°50'）南境之生機河為石城川水，以忒布克河（發源於凌南之西、凌源之南，約E119°10'·N40°50'）為白狼水主源；而置白狼縣於今凌源縣（舊建昌）南忒布克河源，（此蓋本之一統志承德府卷古蹟目。）置白狼山於喀喇沁左旗之東。松井等以為生機河為白狼水主源，忒布克河乃石城川水。其說白狼山位置與楊《圖》相同，而白狼縣在今大城子之東。（滿洲歷史地理第二編漢代之滿洲白狼縣條、石城縣條。）今詳審酈《注》本文，其主源顯為今生機河無疑，松井說為正。白狼縣、白狼山者，張穆《游牧記》同條又云，旗東「三十里有白鹿山，蒙古名布祐圖，古白狼山也。」楊《圖》與松井皆據此以定白狼山地望也。然酈《注》本文，白狼山在石城川水之東，似應在白狼水主源（今生機河）之西。《一統志》承德府卷《祠廟目》，「白鹿山祠在建昌縣（今凌源）境，北魏建，《魏書·地形志》，建德郡石城縣有白鹿山祠，祀白鹿山。今在喀喇沁左翼旗東境。」是古今兩地不同。又同卷《山川目》，布祐圖山即白鹿山，亦兩地並記。一在喀喇沁左旗東三十里，而《魏書·地形志》之白鹿山在石城縣。《元一統志》云白狼山在建州（今凌源）南二十五里，《清一統志》作者於此引酈《注》以為在石城。今審酈《注》本文，



亦疑在凌源縣南者為是。左翼旗東三十里者，乃明、清之名也。然則凡城亦在今凌源南境，或當在山之東境。白狼縣，鄭《注》明言在白狼水與石城川水合流後之西，下游始與方城川水合，松井以為在今大城子之東，雖已近之，然仍疑過北，實即今之喀喇沁左翼旗駐地，惟在大凌河西岸耳（今旗駐地念圖多在河東，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集 37 遼寧省圖，北徙至大城子）。地在 E119°40'·N41°，當大凌河上游諸水匯流處，宜為此一坳區之政治中心，古今不易也。其東北去朝陽正約二百華里，而西去凡城、白狼山則甚近。

凡城及其在交通上之地位，前引《三國志·魏武紀》、《田疇傳》及《烏丸傳》，曹操行軍登白狼山與敵境，輒頓逆擊於凡城。凡城當與白狼山相近，或在其東境，是亦在今凌源（舊建昌）南境。此外凡城之名又屢見：《晉書·地理志》上《平州目》，慕容熙以（使）荊州刺史鎮凡城，高雲以（使）并州刺史鎮白狼。又《一統志》承德府卷《古蹟目》引《十六國春秋》：

「慕容就遣了恪擊敗趙兵，乘勝追之，築成凡城而還。又（石）虎使鎮遠將軍石成入寇凡城，不克。又趙撫軍將軍李農率衆三萬，攻燕凡城。」

是凡城當燕（即龍城）趙交通軍事要道。又《通鑑》一〇六晉太元十年紀云：

「燕王垂……遣慕容農出蠶蟄塞，歷凡城，趣龍城。」

按北時垂實在趙地，此亦見趙地東北出塞經凡城至龍城也。此地當軍道，又見《魏書》九七《馮跋傳》及《通鑑》一二二宋元嘉十年紀。《魏書》四上《世祖紀》作瓦城，形譌。前引《濡水注》云：

「盧龍東越青陁至凡城二百許里；自凡城東北出，趣平岡故城可百八十里；向黃龍則五百里。」按前引《三國志》紀傳，曹操行軍先至平岡，再至白狼山與凡城，而鄭《注》此文似先至凡城，次平岡，次黃龍，與《三國志》不合。松井等疑鄭《注》之平岡、凡城兩地名互相顛倒（滿洲歷史地理第一卷第二篇漢代之滿洲，頁一五五）其言似可信。然青陁，王先謙《合校》指為今盧龍縣北之青山口，楊《圖》所繪之位置相同。檢視今圖，地望極相當，應不大謬。《紀要》引《舊志》在龍城西南四百餘里，地望亦與今青山口相當，則此說久矣。說詳後文。自今青山口東北出至凌源（舊建昌）南境正約二百許里，自此（凌源南境，凡城故地）東北至朝陽亦二百數十里，至三百里之譜，自此西北至平岡故城（即今黑城，詳下文）則不到二百里。然則鄭《注》此文實非顛倒，謂青陁東北至凡城二百許里，下文分述兩路，自凡城西北（方向小誤，不足深論）至平岡百八十里，自凡城更東北至黃龍三百里，惟「三」形譌為「五」；若「五」字不誤，則自青陁經凡城計之耳。此出青陁之盧龍道與曹操所行之盧龍道本自不同，鄭氏當北朝之末，青陁道蓋為盧龍塞之主道，兼有石刻可證，故詳言之。此道遠較曹操軍道為徑捷，殆為東晉十六國至北朝時代薊城（今北平）、無終（今薊縣）東北通黃龍、柳城之主道，故屢見《十六國春秋》，而鄭《注》所記亦特詳也。

平岡 《紀要》一八大寧衛，平岡城在營州西南五百里，實無他證。松井等以為即今之平泉，（滿洲歷史地理頁一五三）亦無強證。按前引《三國志·魏武紀》、《田疇傳》皆見由無終出盧龍塞，先至平岡，後至白狼山、凡城。《魏武紀》云，「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塹谷五百餘里，……歷平岡，……東指柳城。」按白狼、凡城東北至柳城二百餘里，在烏丸蹋頓境，道必通行，則此五百餘里實指盧龍塞外經平岡至白狼山、凡城而言。前引《濡水注》，凡城至平岡一百八十里，則塞外至平岡即曹氏盧龍城至平岡當約三百里之譜。是平岡當在今平泉縣東北地方無疑。近年考古工作者在老哈河兩上游黑里河（北源）與五十家子河（南源）合流處之西北岸，發現黑城故城址，位居平泉縣與大寧故城址之間，參閱國防研究院《地圖》（熱河察哈

爾人文圖)，在八里罕甸子之南，黃土梁子之北，約E118°45'·N41°20'，東北至大寧故城址約四十五公里。據馮永謙等《寧城縣黑城古城址調查》(考古1982年2期)，此處有三古城址。外羅城南臨黑里河，東牆外一華里即為老哈河，其城東西1800公尺，南北800公尺，為秦漢時代所建築。黑城較小，在外羅城內之中北部，為遼及元、明建築。羅城北牆外，有花城，甚小，南牆為外羅城北牆所壓，建築時間較早。外羅城內發現漢代遺物極多，有「千秋萬歲」瓦當，明刀、半兩、五銖、大布黃千(疑「黃」當作「一」)、貨泉、小泉直一等錢幣，「漁陽太守章」、「白狼之丞」等封泥，「部曲將印」、「假司馬印」等銅印，(文字皆極明顯)，及王莽始建國錢範作坊遺址。此地河谷寬廣，為南通塞內，北達草原之天然通道，而城制規模既大，遺物亦豐，作者認為不是一般縣城，當為重要郡城遺址，故疑為右北平郡治之平剛城遺址。(並參看遼寧寧城縣黑城古城王莽錢範作坊遺址的發現，文物1977年第12期。)此項推測，極有可能。其地東經凌源縣(建昌)至喀喇沁左旗，正約二百華里之譜，西南經平泉至灤河口南之灤河入塞處，約三百華里之譜，其和與《三國志》所謂五百餘里正相當也。

綜上所考，曹操行軍，由無終(今薊縣)東北出盧龍塞(今潘家口西北，灤河入塞處)，又東北經平岡(今黑城遺址，E118°45'·N41°20')，又東至白狼山、凡城(今大凌河上游喀喇沁左翼旗之西，凌源南境)，又東北沿白狼河谷至柳城。「塞外道久荒廢，壘山堙谷五百里」者，指盧龍塞口至白狼而言，白狼至柳城二百里，在蹋頓統轄近地，白仍暢通；至於無終東北至盧龍塞之距離，《通典》一七八薊州「東北至北平郡(平州)石城縣界廢盧龍戍二百里。」《寰宇記》七〇，同，且云「戊據隋開皇長城置。」蓋即曹操所築盧龍城舊址，或相近，則無終至盧龍塞口亦二百里。此三項數字之和恰九百餘里。故曹操表囑之功云，「塗由山中九百餘里」也。今觀地圖，此道誠較由薊縣東經山海關地區至朝陽畧為近捷。(通典一七八，平州西至薊州三百里，東至營州七百里，共一千里。寰宇記，同。)故前引田疇建築，云「路近而便。」裴《注》引《先賢行狀》載太祖命，亦曰「開塞導途，供承使役，路近而便，令虜不意」也。至於「越白檀之險」者，按《漢書·地理志》，漁陽郡領有白檀縣，《補注》上「《一統志》，故城今承德州西，古北口東北百四十里。……《一統志稿》云，《金志》興州興化縣有白檀鎮，泰和三年升為宜興縣，北漢白檀縣也。」檢今本《一統志》承德府卷《古蹟目》無此文，惟《關隘目》白檀鎮條引《金志》云在灤平縣境。楊氏《水經注圖》據《濡水注》繪於灤平縣北灤河之濱，是也。漢世塞外縣城甚少，所轄皆廣數百里，今潘家口東北至漢平剛縣城，西北至漢白檀縣城，里距畧相當，其口外之地不屬平岡管轄，即屬白檀管轄，而其地與白檀城同在濡水河谷中，其屬白檀縣管轄之可能性較大。曹軍由今潘家口地區出塞，蓋近塞地險屬白檀管轄，故云「越白檀之險」，亦云「經白檀」，非必經白檀縣治也。而《紀要》一一昌平州密雲縣白檀廢縣條云「在縣南，漢置，以縣有白檀山而名。建安中，曹操歷白檀，即白檀故城也。」又云白檀山在縣南二十里，亦引曹操行軍事。不知此廢縣及山皆在塞內，縣為後代所置，山亦後代之名也。曹操行軍自無終，由濡水入塞處北出，並築盧龍城於其地，何得直西行三百里至今古北口塞內之今密雲縣境？其卷一八平剛城條又述曹操行軍事云：「《水經注》，自無終東出盧龍塞，又東至凡城，東北趣平剛，此為正道。今自徐無轉而西北，故經白檀，乃歷平剛，所謂行兵無人之地也，自徐無至平剛，路迂而險。自平剛至柳城，則近而便矣。」按若取道今密雲縣，勢必出古北口，其道極迂遠。信口開河，隨意作解，此固才人之通病也。

惟酈《注》又云，盧龍塞道「自無終東出，渡濡水，向林蘭陁，東至清陁(清一作青)。盧龍之險，峻坂縈折，故有九紘之名矣。燕景昭元璽二年(晉永和九年，西元3

53) 遣將軍步渾治盧龍塞道，焚山刊石，令通方軌，刻石嶺上，以記事功，其銘尚存。」又曰「盧龍東越青陁至凡城二百許里」云云。青陁即今之青山口關，在遷安縣西北一百二十里，西接大喜峯口六十里，喜峯口又在潘家口之東若干里，是青陁雖與潘家口外曹氏所築盧龍城同稱為盧龍塞道，而實非一道，蓋即前燕慕容儁遣步渾所開者。蓋由青陁東北直趨盧龍山（今都山 E 118°50' · N 40°30'）地區，「至凡城二百許里」，「向黃龍則五百里」也，視曹氏舊道迂經平岡者，尤為逕捷矣。按儁以晉永和六年春三路入塞伐趙，使慕容霸「自東道出徒河（今錦州），慕容于自西道出蟻蛉塞（今地待考），儁自中道出盧龍塞」，而遣慕容廆先為「鑿山除道」；既克薊城（今北平），徙都之，乃復使步渾大治盧龍塞道，蓋以便新舊兩都之交通耳。此次工程蓋甚大，至北魏末期仍取此道，故酈《注》能詳，而與曹氏軍道牽合言之，不知已非曹氏舊道矣。

按酈《注》此段已引詳上文。其青陁、清陁，前後不同，趙本皆作青陁，王氏《合校》云當作青，楊《疏》亦云清陁皆當正作青陁。按《通鑑》九六晉咸康四年紀胡《注》及《紀要》一八大寧衛凡城條引此文亦皆作青陁，是也。王氏《合校》與楊《疏》皆以青陁即今青山口。考《紀要》一八大寧衛「案草津陁」條，引《舊志》，青陁在龍城西南四百餘里，亦正與今青山口地望相當。檢《紀要》一一遵化縣洪山口關條，「潘家口在縣東北四十里，嘉靖三十八年，梁顏導把都兒入犯，度藥河，由潘家口而西，大掠薊州。其東曰團亭寨。又東即喜峯口也。」喜峯口關條引《志》曰：「自喜峯口至永平府遷安縣之青山口凡七口。」同書一七遷安縣青山口關條云：「縣西北九十里，（一統志永平府卷關隘目，「青山口關在遷安縣西北一百二十里，西至喜峯口六十里，其南為青山營。」按喜峯口在縣西北一百七十里，則似作一百二十里為正。九十里或為青山營歟？）……西接遵化縣境之大喜峯口，相距六十里。」則青山口在潘家口梁河入塞處之東六十里以上，據《紀要》所譜，明代為塞內外交通要道。酈《注》之青陁殆誠即今青山口，則非復曹操行軍之故道矣。按元龜為前燕慕容儁年號，二年為晉永和九年（西元353），豈慕容儁另闢之新道耶？考《魏書》九五《徙何慕容廆傳》，儁既襲位，「聞石氏亂，乃礪甲嚴兵，將為進取之計，鑿山除道，入自盧龍，尅薊城（今北平）而都之。」又《晉書》一一〇《慕容儁載記》，「儁率三軍南伐，出自盧龍，次于無終，」攻取薊城（今北平）都之。即與《魏書》所記為一事。按前涼慕容廆引兵伐趙事，《通鑑》書在卷九八，晉永和六年（西元350）春，云「二月燕王儁使慕容霸將兵二萬，自東道出徒河（今錦州西北），慕容于自西道出蟻蛉塞，（松井等指為今古北口，乃以意言之。）儁自中道出盧龍塞以伐趙。」「命慕容廆槎山通道。」儁軍至無終（今薊縣），霸軍取樂安（今河北樂亭縣）與儁會師於臨洺（今三河縣東）。三月乙巳拔薊（今北平）。此前一年，《通鑑》云燕國君臣議伐趙，儁曰：「鄴中雖亂，鄧恆據安樂（胡注云當作樂安，是也。）兵強糧足。今若伐趙，東道不可由也，當由盧龍。盧龍山徑險狹，虜乘高斷要，首尾為患，將若之何？」故次年起兵，「儁自中道出盧龍塞，……命慕容廆槎山通道。」此即《魏書》所謂「鑿山除道」也。蓋此為臨時工程。及取趙，徙都薊（今北平），【為圖新都薊城與舊都龍城（今薊陽）間交通之便捷，故又使步渾大治盧龍道耳，時已在用兵後之三年矣。今觀地圖，青山口東微北不遠即是都山，都山即《濡水注》所記黃洛水發源之盧龍山也，此已見前說。疑步渾所開青陁道即東經都山之南北，至大凌河上源古白狼山、凡城地區矣。白狼山、凡城已詳前考。此道較曹操循濡水河谷北出至平剛

故道大為逕捷矣。此道由盧龍青陘東北至凡城不過二百許里，又東北至柳城，故東晉十六國時代，凡城當趙、燕交通軍事之要道也。

(二) 遼代松亭關通中京大定府道 附明清喜峯口道

北宋時代，遼之中京大定府，在今熱河省平泉縣東北一百八十里，老哈河北岸之大寧故城，又名大明城（E119°·N41°30'）。大定府西南至幽州有東西兩道，西道取古北口，東道取松亭關。兩道之分歧點在鐵漿館，即今平泉縣近處，或西南一二十里處。

遼大定府在今老哈河北岸之大寧故城，老哈河即遼、金時代之土河，即吐護真河。此兩點分別見於《一統志》承德府卷《古蹟目》大寧舊城條與《山川目》老河條。近人考證都無異說，且謂即唐吐護真水，皆是也。大寧故城在寧城（此指民國地圖，中共地圖移治大寧城東之天義鎮）與凌源兩縣之間，又名大明城、大名城，音之轉耳。據國防研究院《民國圖集》之《熱河察哈爾人文圖》，約在 E119°·N41°30' 地點。《一統志》承德府《古蹟目》云今其城蒙古稱察罕蘇巴爾城，周二十里許。《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頁七七有較詳測量數據。

《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下《北蕃地理篇》《戎狄舊地口》，中京大定府條云：「南至幽州九百里，一路由松亭關；一路由古北口。」劉敞《鐵漿館詩》（公是集二二，轉引自傳樂煥宋人使遼語錄行程考，國學季刊五卷四號）云：

「稍出盧龍塞，（按此指古北口。）回看萬壑青，曠原開磧口，別道入松亭。」

本注：

「此館以南屬奚，山溪深險；以北屬契丹，稍平衍，漸近磧矣。別一道自松亭關入幽州，其徑易，虜常祕，不欲漢使知。」

前考古北口路通中京道，已論定鐵漿館約在今平泉縣附近或西南一二十里，劉敞使契丹係取古北口路至鐵漿館，觀此詩，舊時遼中京西南通幽州之古北口與松亭關兩道，實以此館為分途也。

松亭關道者，《武經總要》云由幽州燕京「正東微北至松亭關四百五十里」，由關「北趨澤州路至中京四百五十里。」故關在燕京至中京途程之正中間。今考此關約在今遵化縣東北一百二十里之松亭山，在今灤河入塞處潘家口外，柳河口（E118°10'·N40°40'）之南，灤河西南，去河五十里處（約E118°10'·N40°30'地區），與曹操伐烏丸時所築盧龍故城畧相近。顧氏《紀要》以為在今喜峯口東北一百二十里者，蓋誤以明初徙置之關址為宋、遼故關也。

《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下《北蕃地理篇》燕京州軍目云：

「幽州……改燕京……正東微北至松亭關四百五十里。」

下文幽州《關口條》述入番之路十數，松亭為其一，云：

「松亭關……幽州東北四百八十里，北趨澤州路，至中京四百五十里。」

則由燕京向東微北行至松亭關四百五十里，或四百八十里；又北經澤州至中京四百五十里，共約九百里或稍多，而關當兩京途程之正中間。按幽州《關口條》又云松亭關，「關東北五十里至灤河」。又《元史》六四《河渠志》一灤河目，亦云「由松亭北，經遷安東，平州西。」是亦謂松亭在灤河之南也。再考《通鑑》二六九後梁貞明三年紀胡《注》引《金虜前要》云，「景

州之東北乃松亭關。」檢《遼史》四〇《地理志》四，景州條，「遼化縣本唐平州買馬監。」是即在今遼化縣，地當通塞北草原要道，故唐置買馬監於此也。是宋遼時代之松亭關在今遼化縣東北、灤河西南之長城塞地區無疑，其地去河五十里，西通燕京，取道遼化也。檢視地圖，幽州燕京向東微北至灤河入塞地帶，亦必經薊州（今縣）、遼化無疑。檢《通典》一七八、《寰宇記》七〇，薊州西至幽州二百里，則松亭關必在薊州東北二百四五十里地帶；又檢《紀要》一一，薊州在京師順天府東二百里，又東一百二十里至遼化縣。《一統志》遼化州卷，州西至京師三百二十里。則宋松亭關當在今遼化縣東北一百二三十里之譜。（《金史》二四《地理志》上，灤州有松亭關，州即今灤縣，按上考地望接灤州西北境，是此條亦無不合。）

復考《宋史》三一九《劉敞傳》云：

「奉使契丹，……契丹導之自古北口至柳河，同屈殆千里。（按此實過誇不實，傅樂煥已言之，見所著宋人使遼語錄行程考，國號季刊第五卷四號，）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此本之東都事畧七六劉敞傳）

按當時柳河有二：其一，劉敞所到之柳河，即古北口道中墨斗嶺東二十里之柳河，即今伊遜河下游也，有柳河館，已詳《古北口通奚王牙帳道》。其二，即此《傳》所云自松亭趨柳河者，在松亭關之北。檢《一統志》承德府卷《山川目》，柳河「源出馬蘭關外霧靈山下，東流至板谷嶺，逕府南境，又東至柳河口入灤河。」今觀國防研究院《地圖》（熱河察哈爾地形人文兩圖），有柳河、柳河口，柳河口在下板城之南，約 $E118^{\circ}10'$ 、 $N40^{\circ}40'$ 地區，（參 ONC-F-9），則松亭關又在此處之南也。

綜上所考，宋代松亭關在今遼化縣東北一百二三十里，柳河口之南、灤河西南岸，去河五十里處，即在此區最高山峯五指山之東，約 $E118^{\circ}10'$ 、 $N40^{\circ}30'$ 地區。此與曹操所築盧龍城極相近矣。復檢《一統志》遼化州卷《山川目》，有松亭山，「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上多古松。」蓋即宋代松亭關所在，今山尚存遺名耳。

顧氏紀要以爲宋、遼松亭關在喜峯口東北一百二十里，《一統志》從之。詳下文論明、清道。

今稍評此道之行程：即由幽州東行二百一十里至薊州治所漁陽縣（今薊縣），又東北六十里至石門峽（金迄今石門鎮），又五六十里至唐買馬監，後改升遼化縣（今縣），又東北一百二十里至松亭關。

《通典》一七八薊州，西至范陽郡（幽州）二百里。《寰宇記》七〇薊州目同。

石門峽 《紀要》一一薊州石門鎮，「州東六十里，山峽巖絕壁立，其中洞開，俗呼爲石門口。……宋宣和五年，遼蕭幹敗宋兵於石門鎮，遂陷薊州，寇畧燕城，爲郭藥師所敗，幹走死。今爲石門鎮驛。宣德三年，征兀良哈，自石門驛出喜峯口，是也。《志》云石門峽在遼化縣西五十里蓋境相接。」《一統志》遼北州卷關隘目·石門鎮條，即云在州西五十里。知宋、明皆爲出塞大道所經。惟《紀要》一一，遼化縣在薊州東一百二十里，紀程小異耳。又《金史》二四《地理志》上，薊州遼化縣有石門鎮，則最遲金代已置鎮。按《水經注》一四《鮑邱水注》，灤水「出右北平後廳縣……東南逕石門峽，山高巖絕，壁立洞開，俗謂之石門口。漢中平四年，漁陽張純反，殺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紘。中平五年，詔中郎將孟益，率公孫瓚討純，戰于石門，大破之。」孟益戰石門是否爲此石門，雖有問題，然此石門之名已久及其形勢可知也。遼化東北至松亭關，詳前考松亭關係。遼化者，《遼史》四〇《地理志》四，南京景州，「本薊州遼化縣，重熙（元年即宋明道元年）中置。」「遼化縣，本唐平州買馬監，爲縣來屬。」

而《紀要》一一薊州遼化縣條，「唐於此置馬監及鐵冶，後唐始置遼化縣。」未知所據。唐於此置買馬監，蓋即因當塞道之口耳。

出松亭關北趣柳河（今柳河口？）二百餘里至澤州（今平泉縣稍南處），相近或稍北有鐵漿館（今平泉近處），與古北口東北通中京之路相會合。

古北、松亭兩關通中京之路會合於鐵漿館，已詳前引劉敞《鐵漿館詩》。

澤州 《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下·《北蕃地理篇》幽州四面關口之松亭關條云：

「幽州東北四百八十里，北趨澤州路至中京四百五十里。」

是澤州在松亭關北，關北至中京，中經澤州也。同書同卷《中京四面諸州目》云：

「澤州，松亭關北，遼澤之地。東至利州百里，北至中京百里，西至北安州二百里，南至平州二百五十里，西至松亭關二百里。」

按此條記里程頗誤，如北至中京，南至平州，皆斷不以此里數，然方向大體不誤，惟「西至松亭關」之「西」字當為「南」之誤，或「西」下脫「南」字無疑，不待詳說。是其地總在今平泉地區之大範圍內。

檢《遼史》三九《地理志》三，中京屬州澤州、廣濟軍條云：

「開泰中置澤州，有松亭關、神山、九宮嶺、石子嶺、灤河、撒河。屬中京。統縣二、神山縣，神山在西南。」

按松井等《滿洲遼之疆域》（滿洲歷史地理第二卷）引《熱河志》六十，「考神山在今平泉州治，當時縣治又在神山東北，近倚州治，是遼澤縣（當作州）城當在今平泉州治北喀喇沁札薩克公旗界，自是以南至邊城外皆為神山縣地。」又引同書六六，「拜蔡山，漢名神山，在平泉州屬喀喇沁右翼南一百五十里。《遼史·地理志》，中京澤州有神山。《元一統志》神山在惠州西南十三里。按元惠州即遼澤州，在今平泉州南境，與此方位相合，當即古神山也。」據此，則遼之澤州治所準確地望雖不可知，要在今平泉縣附近無疑。考《金史·地理志》上，大定府神山縣即遼澤州治所之神山縣，章宗承安二年嘗置惠州。檢《紀要》一八大寧衛惠州城條，「大寧衛西南二百里。《志》云本（峇）遼置澤州……宋宣和四年，金取遼中京，遂下澤州是也。金承安中改置惠州；泰和四年罷，元復置惠州。」又檢《一統志》承德府卷《古蹟目》，「會州故城在平泉州南二十里，本遼澤州地，元改置惠州，後訛為會州。」下文述會州故城之高大及民戶繁盛狀況。按大寧衛故城在平泉東北一百八十里，惠州後稱為會州，在衛西南二百里，正在平泉南二十里也。

柳河 前考松亭關引《宋史》三一九《劉敞傳》，自松亭趣柳河甚徑易，不數日可至中京。是柳河在松亭關北道上。又引《一統志》承德府卷《山川目》，「柳河源出馬蘭關外霧靈山下，東流至板谷嶺，逕府南境，又東至柳河口，入灤河。」今檢國防研究院《民國地圖》之《熱河察哈爾地形》、《人文》兩圖，皆有此河及河口之名，柳河口正當在前考松亭關之北，是其地也。而《一統志》同卷目豹河條，「豹河在平泉州東北，亦名瀑河，亦名柳河，……西南流，……逕古會州城之東，……又南逕寬城之東，亦名寬河，又西南流……入灤河，古高石水也。」是豹河亦有柳河之名。蓋明初廢松亭故道，而東取喜峯口道，循豹河河谷北行，遂移松亭關之名於喜峯口北一百二十里，松亭北出本有柳河，豹河乃亦有柳河之名歟？

鐵漿館當山溪深險漸盡處，由此東北行過石子嶺七八十里出山至富谷館，（今平泉縣東北約六七十里處。）疑在今黑城或稍南，即西漢平岡故城或稍南也。又八十里至通天館，又二三十里至遼中京大定府。



路振《乘輅錄》云：

「二十二日，自鐵漿館東北行，至富谷（音浴）館八十里，山勢平遠。二十三日，自富谷館東北行，至通天館八十里，山口路平。二十四日，（以上據粵雅堂叢書本續談助卷三。）自通天館東北行至契丹國三十里，山遠路平。（以上據皇朝事實類苑卷七七契丹條）〔錄自田村實造遼宋交通資料注稿，東方史論叢第一冊〕

又王曾《上契丹事》云：

「鐵漿館過石子嶺，自此漸出山，七十里至富谷館，八十里至通天館，二十里至中京大定府。」〔按《通考》三四六《契丹傳》實引王曾文，館名里數同，而較詳。〕

又《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下《北蕃地理篇·燕京州軍條》云：

「又九十里至鐵漿館，自北輦山，七十里至富谷館，又八十里至通天館，又二十里至中京。」按此三條所記，自鐵漿館至中京之館名全同，惟全程有一百九十里與一百七十里之異，不足深論。檢傅樂煥《宋人使遼語錄行程考》（《國學季刊》第五卷四期）末附《宋臣使遼所經館驛名稱表》，《宋綬上契丹事》，富谷館、通天館亦同；惟陳襄《語錄》通天館作長興館，薛映《記》缺此一館名耳。

富谷館 《蒙古游牧記》二，喀喇沁部中旗條引王曾此文，續云：「《熱河志》案鐵漿館在平泉州境內，富谷館在平泉州東北境內。《元一統志》載大寧路古蹟曰，富谷有站。宋范鎮行富谷道中詩云，路回山陟轉，沙漫水平流。蘇頌《富谷館書事》詩有云，沙底暗冰頻踉馬，嶺頭危徑罕逢人。……曾肇亦有富峪山頭一騎歸之句。今無考。穆按富谷即富峪，明初於此置衛。……富峪衛在新城衛（按在大寧舊衛西南六十里）西南。」檢《一統志》承德府卷《古蹟目》，「富峪故城在平泉州北，明初築，置衛，永樂初廢。《明史·地理志》富峪城，距行都司一百二十里。」行都司即遼之中京，則據里數言之，當在今平泉東北約六七十里之譜，今黑城故城西南不遠處，黑城即前考之西漢石北平郡治所平岡故城也。惟前引考古資料，今黑城遺址，外羅城為漢代建築，其內小城為遼代及明代建築。余頗疑即遼之富浴館，明之富峪城，惟其東北通大寧城之里數前後有變異耳。

至於明、清志書謂松亭故關在喜峯口北或東北一百二十里，地與寬河相近者，實非遼代松亭關舊址。按明初以喜峯口為通北塞主道。出喜峯口關東北一百二十里，於瀑河東岸築寬城（今地），由此循河東北行，一百二十里築會州城（今平泉縣南二十里）。又一百二十里築富峪城（平泉東北蓋約百里）。又六十里築大寧新城，又六十里至大寧故城，即遼之中京大定府。全程四百八十里。蓋明初有意經營東北塞外，故沿途大築城防，而貪松亭關之古名，因此亦移其關名於此道之寬城地區，實則非宋、遼時代之故關也。惟明人所築之會州城，即遼之澤州，富峪城亦即遼道之富谷館，則遼、明兩代之出塞道口雖不相同，但澤、會以北之路線實相同也。

《一統志》永平府卷《關隘目》喜峯口巡司條云：

「喜峯口巡司在遷安縣西北一百七十里，西南去遼化州七十里。……關口有來遠樓，可容萬人，明時駐兵戍守，為薊邊重地。……其北一百二十里有松亭關。東北去舊大寧衛三百六十里，遼、金時故關也。」

是明言明、清時代之松亭關即宋、遼時代之故關址。《方輿紀要》有三條材料詳記松亭關及其通大寧之行程，亦云關在喜峯口北或且云東北一百二十里。茲備錄之。

其一，《紀要》一一薊州遼化縣松亭關條云：

「松亭關在喜峯口北百二十里。遼人自燕京之中京，每至松亭趣柳河。……明洪武二十年，大帥馮勝出松亭關討納哈出。建文初，大寧帥劉貞等引兵出松亭關，駐沙河，攻遼化，燕王馳援，貞等退保松亭。既而燕王謀取大寧，諸將曰，大寧必道松亭關，關門險塞，守備方嚴，恐難猝拔，乃從別徑趣大寧，還收松亭是也。大寧廢後，松亭亦棄不守。」

其二，同縣喜峯口關條云：

「喜峯口關，縣東北七十里，三衛屬夷人貢通衢也。關城周三里，關口有來遠樓，可容萬人。《道里記》，由喜峯口東北六十里曰椴木峪關，又六十里曰松亭關。自松亭關，至大寧廢衛，凡三百六十里，為控禦之要。宣德三年，車駕由喜峯口大敗三衛之衆於寬河。嘉靖十年，三衛連兵入犯喜峯口，自此益增兵戍守，為薊遼重地。」

其三，卷一八大寧衛會州城條云：

「衛（即遼中京）西南二百四十里，明初置。又二百四十里即遼化縣之喜峯口也。《志》云，喜峯口，北六十里為椴木谷砦，又六十里至富民城，松亭關在焉。其相近者曰寬河。自是而東北曰松山，曰會州，各六十里。由會州而東（當作東北），曰東莊，曰富峪驛，又東北至新城（即大寧縣城）、大寧，亦各六十里，共四百八十里。洪武二十年，馮勝北征納哈出，出松關，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是也。建文初，燕王取大寧，還至會州，簡閱將士。宣德二年，兀良哈犯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時上親歷諸關砦，駐蹕薊州之石門驛，聞之曰，今出喜峯口，路隘且遠，遠當出其不意擒之。遂北至寬河，進戰，兀良哈大敗，……遂進次冷嶺，又北至會州，乃班師。是也。」

按此三條記明代初年，由薊州石門驛，東北趨喜峯口，出關東北六十里至椴木谷關，又六十里至富民城，有松亭關，相近有寬城。又東北經松山、會州、東莊、富峪驛、新城至大寧故城，相距各六十里，自喜峯口至大寧共凡四百八十里，而寬城、會州間又經冷嶺。洪武二十年馮勝出松亭關築寬河、會州、富峪、大寧四城，相距各一百二十里。而《一統志》承德府卷《古蹟目》謂所築大寧城為新城。若此說不誤，則距富峪城僅六十里，又六十里始至大寧故城也。今檢地圖，此道即出喜峯口東北循瀑河河谷而行者，喜峯口外東北有寬城，濱瀑河，其東北有冷嶺，知今遼化縣東北渡藥河出喜峯口經寬河、冷嶺至平泉之汽車道，即此明初之大道也。

綜觀《紀要》與《一統志》所記，松亭故關在喜峯口東北一百二十里，與寬河城相近，且明確指認即宋代松亭關所在。近代學人多承其說，如日本田村實造《遼宋交通與遼國內經濟發展》，即為一例。今檢地圖，汽車道出喜峯口東北行過南天門至寬河，約 E118°30' · N40°40'，在藥河之東頗遠，顯與《武經總要》云關東北至藥河五十里之說，不但不符合，而且與藥河之相對位置完全相反。今按前考宋代松亭關已引《紀要》與《一統志》，遼化在順天府（即唐、宋幽州）東三百二十里。遼化東北至喜峯口之里程，《一統志》遼化州卷云一百二十里，而永平府卷《關隘目》喜峯口條作七十里。《紀要》一一遼化縣亦云關在縣東北七十里。檢《明代驛遞制度》頁三五，遼化驛至藥陽驛五十里，又六十里至喜峯口，則《一統志》一百二十里之說為正。（觀今圖亦必踰百里。）是則由順天府即宋、遼時代之幽州東北經薊州、遼化縣、喜峯口至兩書所言之松亭關，凡五百六十里。前引兩書又明云松亭關東北去舊大寧衛三百六十里。此與前引《武經總要》，幽州正東微北四百五十里至松亭關，又四百五十里至中京（即明代大寧舊衛）者，絕不相應。兩書所說之松亭關西南去幽州，東北去遼中京之里程既與宋人記載相差太遠，而與藥河之相對位置，又適相反，吾人可斷言，兩書所說之松亭故關絕非宋代之松亭

故關。蓋明初移道，因亦移松亭關之名於新道，明、清志書不察，以為真宋代之故關耳。明之會州即金、元之惠州、遼之澤州，已詳前考遼之澤州條。富峪城東北至大寧故城一百二十里，前引宋人行程錄，富峪館東北至中京（即大寧故城）一百一十里，一說一百里，名稱既同，里距亦相差不大，其為一地或相近無疑。是則至少會州以北經富峪城至大寧故城之二百四十里行程，與宋、遼之松亭關道全同，而此亦西漢時代盧龍通平岡道也。

（三） 遼代中京大定府北通上京臨潢府道

由中京大定府正北行，八十里至臨都館。又四十里至官窰館（約今西橋頭地區）。又七十里至松山館（約今赤峯縣南三十里之遮蓋山地區）。遼置松山州、松山縣（今遮蓋山西北二十里），當商賈會衝，蓋與館相近，或在館北。又七十里至崇信館（今赤峯縣北）。又九十里至廣寧館。又五十里至姚家館。又五十里至咸寧館。又三十里度潢水石橋，即今巴林橋（ $E118^{\circ}30' \cdot N43^{\circ}17'$ ）。橋旁有饒州，南臨潢水，本唐置饒樂府以處奚，後為契丹所據，置饒州，以處渤海降俘。又五十里至保和館，有保和縣，蓋相近。又渡黑河（今察罕木倫河），東北行七十里至宣化館，有宣化縣，蓋相近。又東北五十里至長泰館（約今查干烏蘇地區），有長泰縣，蓋在館北地區。館西二十里有祖州，州西約三里至祖山口，即阿保機山陵也（約在ONC-F-9圖之 $E119^{\circ}10' \cdot N43^{\circ}55'$ 地區）。由館又東北四十里至上京臨潢府，今波羅城，即高麗城子，（ONC圖 $E119^{\circ}23' \cdot N43^{\circ}57'$ ），其故址也。由上京南至中京全程六百九十里。

中京正北至上京之行程有數條重要材料，而皆本於大中祥符九年薛映所上之行程記。茲引述如下。《通考》三四六《契丹傳》錄《三朝契丹傳》云：（括弧中文字係據遼史與續通鑑長編校訂）

「自中京至（正之譌）北八十里至臨都館，又四十里至窰館（窰上脫官字），又七十里至松山館，又七十里至崇信館，又九十里至廣寧館，又五十里至姚家館，又五十里至咸寧館，又三十里度潢水石橋，旁有饒州，蓋唐朝嘗於契丹置饒樂州也，渤海人居。又五十里至保和館，度黑河，七十里至宣化館，又五十里至長館（長下脫泰字），館西二十里許有佛寺民舍，云即祖州，亦有祖山，山中有阿保機廟，所服鞬尙在，長四、五尺許。又四十里至上京臨潢府。自過崇信館，契丹舊境，蓋其南皆奚地也。」

按《三朝契丹傳》即太祖、太宗、眞宗《三朝國史契丹傳》。《三朝國史》一百五十卷，修成於仁宗天聖九年（見續通鑑長編卷一〇九）。此為宋代早期之史料。按《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八大中祥符九年九月己酉條錄薛映奉使所上行程，及《遼史》三七，《地理志》一《上京道日》所錄大中祥符九年薛映《記》，皆與此相同，比勘觀之，《遼史》「中京正北八十里」下無「至臨都館，又四十里至官窰館，又七十里」十六字，《續通鑑長編》「廣寧館」下無「又五十里至姚家館」八字，又館西「二十里」作「十里」，「阿保機」作「按巴堅」。其餘各館名里距全同。尤可怪者，行稱所至，偶旁述他事，亦相同，如潢水石橋帶述饒州，長泰館帶述祖州、祖廟，最後帶述契丹與奚之舊日境界，不但敘事同，文句亦絕相同，足證《通考》所載《三朝契丹傳》之行程即薛映所記之行程也。惟《遼史》與《續通鑑長編》分別有十

六字與八字之脫文，《通考》所引館名亦偶有脫一字者，可互相正補。所以知兩書分別脫十六字、八字，非《通考》有衍文者，又可據《武經總要前集》知之。其書一六下《北蕃地理》中京條云：

「中京偽造號大定府。……北至上京六百九十里；正北八十里至臨都館，又四十里至宮室（官爲審之形譌）館，又七十里至松亭（山之譌）館，又七十里至崇信館，又九十里至廣寧館，又五十里至桃符館，又五十里至咸寧館，又三十里渡潢（潢之譌，又脫水字）石橋，傍有饒州，蓋唐朝常（當作嘗）於契丹至（置之譌）饒樂州。又五十里至保和館，又七十里渡黑水河至宣化館，又五十里至長泰館，西二十里即祖州。又四十里至上京。」

觀此段文字，不但館名（文字有形譌）及里距與上引薛映《記》絕同，帶述他事之文字亦同，實亦採自薛映《記》無疑。惟前有總緒「六百九十里」一句，恰即後文里程之總和，可知各館間之里數亦都正確無脫無僞。《遼史》及《續通鑑長編》所載，其總和皆不達此數。且《總要》同卷饒州條云「在潢水之北石橋旁」「南至中京五百里」。據前引中京條及《通考》所引薛映《記》，中京正北至潢水石橋四百八十里，饒州在橋北近處，正當爲五百里，而《遼史》所載，只三百七十里，《續通鑑長編》所載只四百三十里，皆不達五百之數，知其皆有脫文，非《通考》、《總要》有衍增也。且觀今日地圖，大寧故城北至西喇木倫河，無論取何條路線，均不只三百七十華里，更見《遼史》必有脫文無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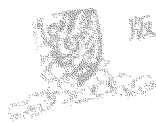
關於此詳明行程之今日路線，馮承鈞譯牟里(Joseph Mullie)《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有大致不誤之擬定。彼定線之方法，先定上京、臨潢府與潢水石橋之今地，作爲基本指標，然後推論其路線。茲亦依從其線索作進一步之論證。

上京臨潢府 《一統志》五三六巴林卷《古蹟目》臨潢舊城條云：

「按《遼史》，臨潢府其側臨潢縣。又曰臨潢縣，天贊初南攻燕、薊，以俘人戶散居潢水之北，縣臨潢水，故以名也。似臨潢必在西喇木倫河之濱。而又言涑流河自西北南流，遼京三面，東入於曲江，其北東流爲按出河。則臨潢又去西喇木倫河遠矣。《金史》臨潢府臨潢縣，倚有金粟河，未知……即《遼史》所云涑流河否也？但證以薛映所記道里，……渡潢水又二百三十里（按實二百一十里，此誤將長泰館西至祖州二十里計入）而至臨潢，中間所謂渡黑水河，即今喀喇木倫，今巴林之南者也。今巴林東北一百四十里，當烏爾圖綽農河會和戈圖綽農河之處，有波羅城址，周十二里，內有三塔，久廢，疑即古之臨潢。但史所云涑流河遼京三面，又疑古城當在和戈圖綽農之東岸，巴林與阿魯科爾沁接界處耳。」（參看張穆《蒙古游牧記》三昭烏達盟巴林部目。）

按此段論說甚精，馮承鈞譯牟里(Joseph Mullie)《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以久在巴林勘察所得，證實波羅城爲遼上京故址。其文頗繁，今約綜其說於次：

《遼史·地志》，上京臨潢府，涑流河自西北南流遼京三面，東入於曲江，有南北二城，南曰漢城，高二丈，不設敵樓，北曰皇城，高三丈，設敵樓（按此處稍誤會原文意，但無礙全文之論證）。以此形勢論之，參以在祖州東北之相對位置，非今波羅城莫屬。今波羅城當巴顏河（一作布雅乃河，按今名白音戈洛河）與二赤木倫河(Uldzi-Muken，按即《一統志》之烏爾圖綽農河，ONC-F-9作Wu-erh-Chi-Mulin，國防研院圖作飲馬河）匯流處。有南北二城，北城高厚，有敵樓(馬面)痕跡，南城低薄，無敵樓痕跡。巴顏河口西向東流，穿過南城數處，流入二赤木倫河。巴林旗內古城址之廣大重要者莫過此城，而形勢規模正與遼志所記相應，又在祖州之東四十里，當爲遼上京遺址無疑；沙晚以今白塔子（今西喇木倫河上源經棚城南）當之，非也。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嚴 耕 望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按此問題經牟里考察論證後，已無異說。1962年勘測巴林左旗林東鎮之遼上京遺址，周圍約十四公里，即此波羅城也。《文物考古三十年》頁七八有扼要報導。復檢洲杰《內蒙古昭盟遼太祖陵調查散記》（考古 1966年5期），遼太祖陵在林東鎮西約三十公里，（文物考古三十年作二十三公里，蓋就山言。）正與薛映所記方向里距相契合，波羅城即遼之上京必矣。檢ONG-F9圖，約在E119°23'（國防研院圖約E119°15'）·N43°57'地點。

此城曰《一統志》以下皆稱為波羅城，而國防研院《地圖》標名有高麗城子。按《蒙古游牧記》三巴林部條引《一統志》說，臨潢府在今波羅城。又云：「《方輿紀要》（按卷一八附考）臨潢城東南有金新羅寨。正隆六年，契丹西北路將撒八反，為其下所殺，推移刺窩幹為主，擁衆東遁至臨潢府東南新羅寨攻臨潢，圍其城。即此。」按此事見《金史》一三三《移刺窩幹傳》，正隆五年即宋紹興二十年。遼、金常遷東方民族於今熱河省境，故此有新羅寨之名歟？今圖作高麗城子，蓋即由新羅之名而來，《一統志》作波羅城，未知是否與新羅寨之名有關。今圖高麗城子當即波羅城，至少極相近，日本《圖說中國の歴史》（冊六、頁三九）以為高麗城子即遼上京臨潢府，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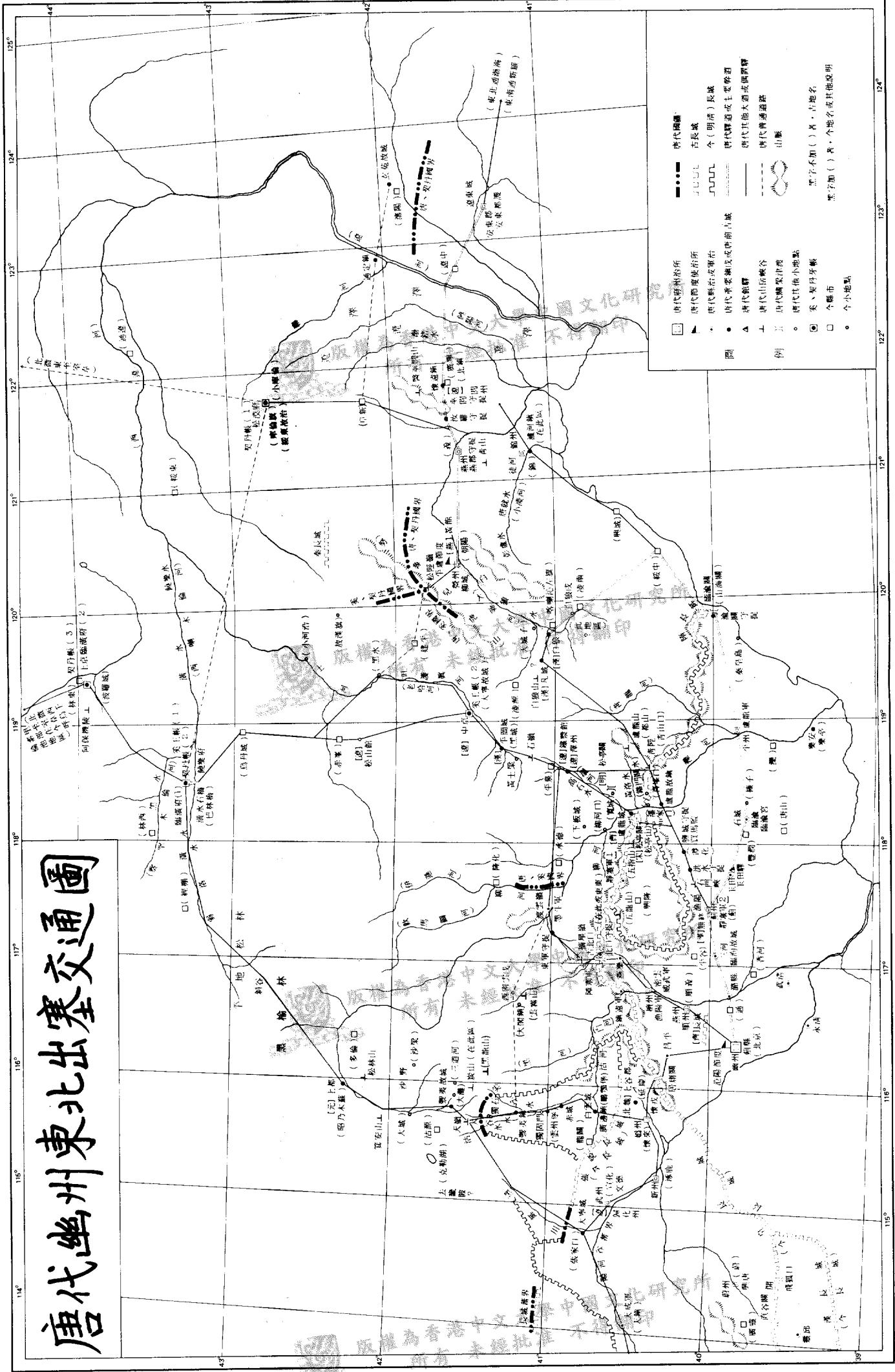
潢水石橋 張穆《蒙古游牧記》三《昭烏達盟·巴林部目》云：「《熱河志》，潢水石橋在今巴林旗界內，……今尚存。《承德府志》，土人呼為巴林橋，在赤峯北潢江兩岸。」是古人早經認此石橋即今巴林右翼旗南之巴林橋（E118°30'·N43°17'）。牟里考察更確定此一結論，其理由有二：一則潢河河牀為沙質，流水不斷沖運黃沙，河身甚寬，兩岸亦多沙洲，建橋於此種不堅固之地盤上殊為不易。惟有兩處河岸崖石相去不遠，可利用為橋基，建橋較易。其一為橋頭，另一即巴林橋址。橋頭在巴林橋西約一百五十華里以上（在經棚東南），就北去臨潢府之里距方向言，殊為不合；去黑水河一百五十里以上，亦太遠。而今巴林橋在黑水河南約五十華里，平時河牀乾涸，南岸有兩岩石相接，相去兩三丈，北岸又有一岩石，祇以橋聯接此三岩石，即完成建橋工作，故施工甚易。此天然之特殊條件，他處所未有也。按牟里擬定遼代潢水石橋即在此處，極是。檢日本栗棘庵藏《宋輿地圖》拓本（青山定雄唐宋時代交通與地志地圖之研究附圖版8），地望正合。其地東北至林東鎮之波羅城正約二百華里之譜，此亦為一項有力之理據。

松山館 《遼史·地理志》三，中京所統州云：

「松江州（江為山之譌）、勝安軍，……開泰中（元年當宋祥符五年，1012）置。統和八年（宋淳化元年，990）省，復置。……統縣一，松江縣（江為山之譌），本漢文成縣地，邊松漠，商賈會衝。開泰二年（宋祥符六年）置縣。有松山川。」

而《金史·地理志》上，大定府領松山縣，「遼松州勝安軍松山縣。」中華《校點本遼志校記》參《百官志》四及《本紀》開泰二年二月條，改從《金志》，是也。松井等已言之（滿洲歷史地理第二卷頁六七）。松井引《熱河志》九七，「松山故城在赤峯縣境。《元一統志》謂松州東南至大寧路。……今縣境地名小烏珠穆沁，有廢城址，高四五尺，周四里，正當平泉州境大寧故城之西北，與《元一統志》東南至大寧二百二十里之方位相合，當為故松山城。又《元一統志》載，遮蓋山在松州東南二十里，山在今翁牛特旗（按今圖，右旗即赤峯縣）南境。今小烏珠穆沁廢城南十餘里即遮蓋山，有金皇統三年《靈峯院千佛洞碑》。其銘云，縣之東南，有山孤嵐，名曰遮蓋，雲影變態。……所稱縣之東南者，殆即指松山縣也。」牟里雖否定小烏珠穆沁故城之說，而指為從山山半拉劍川流域中之兀兒都（Txolatho）西城子村附近之舊城址。然亦就遮蓋山金碑為說，實不相遠也。檢《一統志》承德府卷《山川目》，遮蓋山在赤峯縣屬翁牛特右翼南三十餘里，有洞，土人稱為大碾子洞（有詳記），有金皇統三年劉子初撰

唐代幽州東北出塞交通圖



《遮蓋山靈峯院千佛洞碑》，亦引《元一統志》，山在松州東南二十里，有古寺石洞石佛。按翁牛特右旗即今赤峯縣側近。則松州縣即在今赤峯縣（E118°57'·N42°17'）南不過一二十里處，東南至大寧城二百二十里。而據薛映《記》，中京北至松山館一百九十里，疑此館即在遮蓋山附近。所謂松山或即金、元迄今之遮蓋山歟？

中京北至石橋之路線 關於此段行程之路線，牟里云：

「其所經之路程，大致首途於今日之大明（即大寧故城），經西橋、樓子店、糖房營子而抵赤峯縣。此道山岳甚多，不容另覓他道。此外有一道循老河行，經二十家子、高糧桿子店、沒里河、大拉明安，而抵赤峯，然又與正北之記載不合，薛映必未經行此途。」

按檢今圖（國防研究院圖），大寧故城北至巴林石橋，南段行程誠有此兩線，皆可謂之「正北」，不能以「正北」二字為取捨。惟松山館既在今赤峯縣之南，已如上考，知薛映行程當取西線，即西橋線也。

松山館北至石橋之行程，牟里以為必由赤峯經大木頭溝，再經四道溝梁，烏丹城，而抵石橋。自赤峯至烏丹城一百八十里，自烏丹至石橋一百二十里，都三百里。按此里數正與薛《記》之松山館北至石橋里數相當。烏丹城遺址今存，係元代所築，有碑可證，見《一統志》承德府卷《古蹟目》。今圖，赤峯北至烏丹城（翁牛特左旗，E119°·N42°56'）〔經緯度據 ONC-F-9，參他圖；國防研究院圖失之太西〕之唯一汽車道，中經大木頭溝，四大道，即牟里所擬之道也，相信亦為薛映所行者。

饒州地望 饒州在潢水石橋旁，但在今西喇木倫河之南或北，牟里不能論定。按照薛《記》行文，在河北之可能性較大。復考《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下《上京四面諸州軍目》「饒州唐建饒樂府都督，以處奚人部落，契丹建為饒州，在潢水之北，石橋旁，以渤海人居之。」是果在潢水之北也。

石橋以北之行程與祖山 薛映《記》云，石橋又北五十里至保和館，又渡黑水河七十里至宣化館。黑水河，牟里云即今察罕木倫河。按《一統志》五三六巴林卷《山川目》已具此意見。是也。是保和館當在今察罕木倫河之南，宣化館在河之北。按《遼史·地理志》一，上京臨潢府所領有保和、宣化兩縣，皆在京南，蓋分別與此兩館相近，或即其地。檢視國防研究院《民國地圖集》（熱河察哈爾人文圖），保和館當在察罕木倫河之南近處，而宣化館則在河北，去河較遠，此道即今圖之大板上東北通巴林左翼旗、林東鎮之汽車道，宣化館或在今查干烏蘇地區歟？

薛《記》，宣化館又五十里至長泰館，又四十里至上京。而長泰館西二十里許即祖州、祖山。按《遼史·地理志》上京所領有長泰館，在京西北，則當在長泰館之北也。

按祖州、祖山，牟里已作一番頗詳之考古調查。《考古》1966年5期有《內蒙古昭盟遼太祖陵調查散記》云陵墓在林東鎮西約三十公里之深山中（《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頁七八云在鎮西二十三公里）。陵東約一公里半有祖州遺址。觀其繪圖，祖州在林東鎮之正西，則薛《記》此一段道路果如今之汽車道，由西南向東北行也。祖州、祖山，借《調查記》未標經緯度。但云從另一山峯登上海拔1300米以上之高處，俯瞰祖山山谷內外景勢。檢ONC-F-9圖，林東鎮正西微南航距約二十公里處有高峯，海拔4321呎，恰合1300餘公尺，其地在E119°8'·N43°54'，遼之祖山，蓋在其稍北之一山谷歟？



(四) 唐代薊州東北出盧龍古塞通奚及契丹衙帳道

唐代薊州漁陽郡（今薊縣）北當盧龍塞路，東通平州出臨渝關路，故在交通軍事上居於衝要地位。開元十九年九月於州北二百里盧龍古塞置靜塞軍，蓋古北口之障塞軍移防於此，改名建置者。其後復移置郡城內，管兵萬一千人至萬六千人。又有雄武軍，在廣漢川，蓋在州北境。

《唐六典》五《兵部郎中條》，幽州節度使所統有靜塞軍與威武軍。檢《通典》一七二《州郡序目》，范陽節度使所統有此兩軍，云：

「靜塞軍，漁陽郡城內，管兵萬一千人，馬五百匹。」〔A〕

又《唐會要》七八《節度使目》云：

「漁陽軍在幽州北盧龍古塞，開元十九年九月十七日改為靜塞軍。」〔B〕

「威武軍，大足元年置，在檀州。開元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改為威武軍。」〔C〕

又《新唐書·地理志》三云：

薊州漁陽郡，「南二百里有靜塞軍，本障塞軍，開元十九年更名。」〔D〕

檀州密雲郡，「有威武軍，萬歲通天元年置，本漁陽，開元十九年更名。」〔E〕

按此五條所書頗為參差，靜塞軍原名既有異，駐地又各殊，唐長孺《唐書兵志箋正》二云未知孰是。檢《寰宇記》七一，檀州「東北至長安、障塞軍一百一十里。」又引《開元十道要畧》云，「以斯地為燕之邊陲，管障塞軍五千。」長安顯為長城之譌，地在古北口，詳古北口通奚王牙帳道。是更增加混亂，難以董理。然若稍加詳細研析，亦有可討論處。

其一，〔D〕條《新志》「南二百里」之「南」必為「北」之誤。何者？按〔B〕條靜塞軍在「幽州北盧龍古塞，顯然在檀薊北境之長城塞上，塞稱盧龍，更當在薊州之北境（疑幽為薊之誤）。檢《寰宇記》，薊州「北至廢長城塞二百三十五里」，「東北至平州石城縣界廢盧龍戍二百里，戍據隋開皇長城置。」是此軍固當在薊州北二百里也。且《通典》薊州漁陽郡云「南至三會海口一百八十里」（寰宇記，南作東，顯誤），是州南二百里已是海濱，當時形勢，薊南海濱，絕不當置軍且以靜塞為名。

其二，〔B〕條云漁陽軍更名靜塞軍，〔D〕條云障塞軍更名靜塞軍，時間皆為開元十九年，則漁陽、障塞必有一誤。檢《唐六典》五《兵部郎中條》與《通典》一七二《九節度條》，皆已無漁陽、障塞之名，是開元末至天寶間，此二軍已改名無疑。按〔C〕條改名前後皆名威武軍，必有一誤。與〔E〕條合而觀之，〔C〕條之首「威武軍」必誤，蓋即「漁陽軍」也。又《會要》之〔B〕〔C〕兩條，靜塞軍與威武軍之受名皆在開元十九年九月，可能亦同日，〔C〕條句首「威武軍」既為「漁陽軍」之誤，則〔B〕條句首「漁陽軍」亦誤，或即「障塞軍」歟？

至於〔A〕條，《通典》云靜塞軍在漁陽郡城內，蓋開元末至天寶間事，已由城北二百里之盧龍古塞移入城內也。按賈循任靜塞軍營田使，蓋在此時，見《新》一九二《忠義》本傳。其兵數，《舊唐書·地志》作萬六千人，《通鑑》二一五天寶元年紀胡《注》從之。是蓋時間不同，兵具有異歟？

雄武軍見《新唐書·兵志》。《新地志》，薊州「有雄武軍，故廣漢川也。」然方位不詳。按《通鑑》二一五天寶六年，「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大貯兵器，請（王）忠嗣助役。」又二四六會昌元年，張仲武為雄武軍使，胡《注》皆引《新志》此條說之，蓋是。觀

此兩事，軍當在薊州之北境。復考李德裕《論幽州事宜狀》（全唐文二四六），幽州雄武軍使張仲武行向幽州，至昌平縣，去幽州九十里，卻令歸鎮。此亦軍當在薊州北境之證，否則回幽州不須至昌平縣也。

《新唐書·地理志》云，薊州「東北九里有洪水守捉，又東北三十里有鹽城守捉，又東北渡灤河，有古盧龍鎮，又有斗陁鎮。自古盧龍北經九荆嶺，受米城，張洪隘，度石嶺，至奚王帳六百里。又東北行，傍吐護真河五百里至奚、契丹衙帳，又北百里至室韋帳。」此蓋本之賈耽《皇華四達記》。

《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下《北蕃地理》、《幽州四面州軍口》樂州條云：「按賈耽所說，自薊州西北一百二十里至鹽城把守，又至渡灤河至盧龍鎮。」按明修本，「把守」作「守他」，皆「守捉」之誤。又「至」作「西北」。又狹義盧龍寨在薊州東北、平州西北，此「西北」並「東北」之誤。然可知《新志》此段，蓋本之賈《記》。

參稽前文所考前後時代諸道行程，此道之行程亦可畧知：《志》云薊州東北「至奚王帳六百里」者，即由薊州東北行，經石門峽（今石門鎮）九十里至洪水守捉，又東北三十里至鹽城守捉（今遵化縣），置買馬監，蓋即因地當東北塞道也。又東北渡灤河，至古盧龍鎮，北經九荆嶺（約今青山口 E118°35'·N40°25' 地區），即酈《注》所記前燕加工開鑿之青陁道，九荆嶺即盧龍九紵之異寫耳。又北蓋與明代喜峯口塞外通大寧道相側近，北經石嶺，即遼道之石子嶺（今平泉東北不遠處），又東北約一百五十里之譜至奚王帳，即遼之中京大定府也。

按參稽前考諸史證，《新志》此條記錄諸地名之可知者，條列如次：

其一，「至奚王帳」自即古北口道所見之吐護真河奚王衙帳。遼人攘奪為中京、大定府，地在今大寧故城無疑。古北口道，詳另文。

其二，石嶺，《熱河志》六八，以為即遼道之石子嶺，是也。在今大寧故城西南約一百五十里上下，今平泉東北不遠地區。

其三，《鹽城守捉》，《紀要》一一，薊州遵化縣，在州東百二十里。「鹽城在縣北，唐守捉城也。」即指此守捉。按遵化縣既為遼之松亭道及明之喜峯口道所必經，《遼史·地理志》四，景州條又云「遵化縣本唐平州買馬監。」則必當北通塞外大道，故於此置買馬監也。其地西南至薊州百二十里，則即唐之鹽城必矣。

其四，洪水守捉，地望雖不可確考。然薊州、遵化道中有石門鎮。此石門之名，《水經注》已見，其卷一四《鮑邱水注》云，「灤水又東南逕石門峽，山高巖絕，壁立洞開，俗謂之石門口。」下述公孫瓚大破張純於石門事。雖或有以柳城石門事誤著於此之嫌（看王氏《合校》），然稱為石門口，應為一通道路口。《一統志》遵化州卷《關隘目》，石門鎮在州西南五十里。下引酈《注》此文。又檢《紀要》一一薊州，有石門鎮在州東六十里，亦引酈《注》。又云「宋宣和五年，遼蕭幹敗宋兵於石門鎮，遂陷薊州。今為石門鎮驛。」則自古為軍事交通之衝，而居薊州與遵化之間，唐道必亦經此地區。度之里距，洪水守捉蓋在其東。檢《鮑邱水注》「灤水又東南逕石門峽」下接云：「灤水又東南流，謂之北黃水，又屈而為南黃水，又西南逕無終山。」所謂洪水者，得非黃水之異寫歟？



其五，此條古盧龍鎮之所指最為關鍵問題。按《志》云：「東北渡灤河，有古盧龍鎮」，「北經九荆嶺。」此古鎮必在灤河之東，非曹操所築之盧龍城無疑。在灤河之東，是當在明道之喜峯口以南或晉及北朝道之青陘今青山口西南。而云「經九荆嶺」者，顯即《濡水注》所謂盧龍有九紵之名，字之異寫耳。然則《唐志》此道殆即酈《注》所記前燕步渾所鑿之盧龍道即青陘道歟。前燕所鑿為酈《注》所記之盧龍道，「盧龍東越青陘，至凡城二百許里，自凡城東北出趣平岡故城可百八十里。」按前考平岡故城在今黑城，即在今平泉東北通大寧故城之道中，是青陘道自可通奚王牙帳；惟自平岡故城又東北行百里耳；但道頗迂，即自青陘經凡城至唐之奚王帳可五百里。按薊州至鹽城守捉一百二十里；前考遼化東北至喜峯口一百二十里，青山口在喜峯之東又六十里，唐之鹽城即今遼化，則東北至青山口至少當有一百五十里。即青陘西南至薊州至少二百七十里。《唐志》云薊州至奚王帳全程六百里，則唐道之盧龍、青陘至奚王帳不能超過三百五十里，故知唐道必不東北迂經凡城故城，而當直北趣奚王帳。此與前考之明代喜峯口通大寧道畧相當。蓋青山口與喜峯口東西距離僅六十里，其塞外之北出道宜畧相近，或竟為一道。檢《紀要》一七永平府卷遷安縣，「青山口關，縣西北九十里（一統志作一百二十里是也，已詳第一節論東晉北朝盧龍道。）……西接遼化縣境之大喜峯口，凡七關口，相距六十里。……《郡志》，大青山關……迤西有橫山，其北即遼化縣境之董家口也。」《一統志》永平府卷《關隘目》鐵門關條，「其東曰董家口堡，接青山口。」是青山口與董家口極相近。又《紀要》一一薊州遼化縣喜峯口關條，「李家口，喜峯口東第三口也。……董家口在李家口東，其北十里曰桃樹峪，又北六十五里，地名聶門，又北三十里曰龍鬚門，又北七十里即廢會州也。」是董家口為喜峯口東之第四口，亦見其與大青山口極相近。董家口北出有道至會州故城，即青山口必能北通會州故城，與喜峯口北出之大道相會合。且《紀要》一七遷安縣青山口關又云，「萬曆初，朶顏長昂犯喜峯口，戚繼光勦兵去青山敗却之。」又見同書一一喜峯口關條引《志》作「出青山口。」則喜峯、青山兩口之外，不遠處已道相接矣。

《唐志》盧龍道既承北朝取前燕所開之盧龍、青陘道，故此條云古盧龍鎮在灤水之東，而《通典》亦稱曹魏於河西所置盧龍城為廢戍矣。惟此盧龍古戍道仍可通行，並未盡廢，故北宋路振、曾公亮皆謂松亭關道為唐代范陽節度控扼奚虜要害之一，古堡石壘基堞尚存也。

《通典》一七八薊州漁陽郡「東北到北平郡石城縣界廢盧龍戍二百里。」《寰宇記》七〇同，且云「戍據隋開皇長城置。」此當指曹魏故鎮而言，已詳前考曹氏用兵取盧龍道條。然路振於大中祥符元年所上《乘輅錄》云，虜入幽州之路有四，「其險絕悉類虎北口，皆古控扼奚虜要害之地也。」松亭關路為其一。（宋朝事實類苑卷七七契丹條引）。又曾公亮《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下《北蕃地理》、《南京關口目》云：「幽州……唐范陽節度使之地，古北口、松亭關、野狐門〔關之譌〕等路並立保〔堡〕障，至今石壘基堞尚存。」知宋、遼時代之松亭關路，唐亦通行，為防禦奚人之一道。據前文考證，松亭路實與曹魏盧龍城道相近也。

《志》云自奚王帳（今大寧故城）「又東北行傍吐護真河五百里至奚契丹衙帳」者，此奚、契丹衙帳即遼之饒州，在潢水石橋（今巴林橋 E 118°30' · N 43°17'）之北，南臨潢水，即今西喇木倫河也。其地自北朝以來為奚人根據地，置衙帳處。唐初為置饒樂都督府以羈縻之，潢水一名饒樂水也。契丹根據地本在營州之北四百數十里潢水中下游之

南境，唐初亦於其建衙處置松漠都督府以羈縻之。其後契丹漸強，溯潢水西侵奚境，奪其衙帳，而自遷衙帳於奚衙故地，事當在天寶以前。唐復因之於饒樂府故地特置松漠府以羈縻之。奚人被逼乃南遷五百里至吐護真水（今老哈河）上游，別建新衙，即今大寧故城也。故《志》云自薊州東北取盧龍道至奚王帳六百里者，乃其後期之衙帳；又東北五百里至奚、契丹衙帳者，乃奚王早期之衙帳，契丹攘奪其地，亦曾建衙，故《志》云「奚、契丹衙帳」也。

《遼史》三九《地理志》三，中京大定府，「（聖宗）統和二十四年（宋景德三年），五帳院進故奚王牙帳地，二十五年城之，……號曰中京，府曰大定。……有土河。」是遼之中京大定府即奚王牙帳之故地也。檢《新唐書》二一九《北狄奚傳》云，其國多依吐護真水。同書三九《地理志》增州燕樂縣，「北口，長城回也，又北八百里有吐護真水，奚王衙帳也。」吐護真水即土河，是與《遼志》所說奚王衙帳地相合。近代考證，公認土河、吐護真水即今老哈河，遼之中京大定府在今平泉縣東北一百八十里老哈河北岸之大寧故城，又名大明城，已詳前考。且前引《三朝契丹傳》採錄薛映《記》云，中京正北二百六十里至崇信館，又二百二十里度潢水石橋，又二百一十里至上京臨潢府。「自過崇信館，契丹衙帳，其南皆奚地也。」《續通鑑長編》八八與《遼史·地理志》一所引薛映《記》相同，惟各有脫文耳。是則不但奚王衙帳在吐護真水上游，且其故地亦僅限於衙帳以北二百六十里崇信館以南地區，其北皆契丹故地也。其實不然。即就本節所引《新唐志》薊州條所云，「自古盧龍至奚王帳六百里。」又東北「傍吐護真河五百里至奚、契丹衙帳。」顯然有兩處奚王衙帳，南北相去五百里。前一奚王帳即《遼志》之中京大定府，其北五百里之奚王帳必在潢水近處，即在今西喇木倫河之南北。復考《魏書》一〇〇《庫莫奚傳》，「登國三年，太祖親自出討，至弱洛水南，大破之。」又《通典》二〇〇《北狄庫莫奚傳》云：「初為慕容兒所破，……置於松漠之間，其地在今柳城郡之北，……後稍強盛……理饒樂水北，即鮮卑故地。一名如洛環水，蓋饒樂之訛也。……隋代號曰奚。……奚部落並在今柳城郡東〔西〕北二千餘里。」又《舊唐書》一九九下《北狄奚傳》，「東接契丹，西至突厥，南拒白銀河，北至靺鞨，自營州西北饒樂水以至其國。……貞觀二十二年，酋長可度者率其所部內屬，乃置饒樂都督府，以可度者為（署）饒樂都督。」按白鳥庫吉云，弱洛水、饒樂水、如洛環水皆指今西喇木倫河而言（史學雜誌第二十一篇第七號，東胡民族考）。則北朝至唐初，奚人根據地本在今西喇木倫河流域，立衙於水北，在朝陽西北甚遠處，是正在今西喇木倫河上游、遼之上京臨潢府地區。前引薛映《記》，「潢水石橋旁有饒州，蓋唐朝嘗於契丹置饒樂州。」在臨潢府南二百一十里。據上文所考，饒樂州乃奚人故地，唐為置饒樂都督府，即奚王衙帳所在，非契丹故地也。蓋契丹人攘奪其地甚早（天寶以前，詳下文）。故已忘其為奚人故地，反以為自己故地耳。復考《武經總要前集》一六下《北蕃地理篇》上京統州，「饒州，唐建饒樂府都督，以處奚人部落，契丹建為饒州，在潢水之北石橋傍，以渤海人居之，……南至中京五百里。」此更明白言之，即薛映所記遼中京北至上京道中之饒州在潢水石橋旁潢水北岸者，本為奚人衙帳，唐為置饒樂都督府以羈縻之，後始為契丹所奪，更名饒州耳。其地南至遼中京五百里，里距正與《唐志》所記奚王帳北至奚、契丹衙帳之里數全同，其為一地自無可疑。

綜上考論，北朝至唐初前期（至少唐初），奚王衙帳本在潢水石橋之北，南臨潢水，唐為置饒樂都督府；契丹根據地本在營州之北四百數十里處（詳臨渝關道考），在奚之東。其後契丹漸



強，沿潢水西侵奚境，奪其衙帳饒樂府地；奚人避契丹之逼，南遷至吐護真水上游，另建新衙，即今大寧故城。至唐代末期復為契丹所奪。至宋初，契丹於此建為中京。故奚王實有前後兩衙帳。《唐志》所記極為正確，非有衍譌也。奚人早期衙帳在潢水石橋之北近處，橋即今巴林橋（E118°30'·N43°17'），詳前考，則故衙之地可知矣。

然《志》云「奚契丹衙帳」者，按奚據饒樂水（即潢水）上游之廣大平原，而建牙於石橋近處，蓋必其地有優勝者，如前文所云，潢水河床廣潤多沙，甚少能建橋處，此處地形特殊，易於建橋，為南北交通之樞紐，固宜為部族建牙佳處。頗疑契丹始奪奚人衙帳饒樂府，利其地理環境佳勝，即自遷衙於此，故《唐志》云然。余此項推論，非純由臆測，亦有相當佐證。檢《遼史·地理志》一·饒州條云，「本唐饒樂府地，貞觀中置松漠府。」按唐貞觀中，於營州北潢水南契丹部落置松漠都督府，於潢水上游石橋地段奚部落置饒樂都督府，分別羈繫兩蕃。其後兩蕃衙帳遷徙，府號亦隨而遷移，如奚王衙帳南遷五百里至吐護真水，仍名饒樂都督府。此條云「本唐饒樂府地，貞觀中置松漠府」，時間雖誤，然舊饒樂府後曾置松漠府，則殊可信。是契丹逼奪奚王衙帳地，即自遷衙於此也。至於上京臨潢府乃阿保機所經營，已是唐末五代時事。蓋由潢水石橋北遷二百里建為上京耳。且《遼史·地理志》上京稱臨潢府治臨潢縣，云「縣臨潢水，故以為名。」按上京臨潢縣去潢水二百一十里，何得云「縣臨潢水」？致後代學人不得其解（如滿州歷史地理第二卷頁八二，臨潢府注四）。以今思之，阿保機以前之契丹衙帳既即奚人衙帳，在石橋旁，南臨潢水，其置縣宜有臨潢之名；阿保機徙帳於潢水之北二百里，建置上都，乃因仍舊名為臨潢，此地名遷徙之一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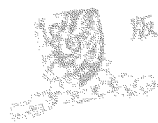
復按《舊》二〇〇上《安祿山傳》，天寶十一載，祿山率軍五六萬討契丹。「去平盧千餘里，至吐護真河，……又倍程三百里，至契丹牙帳。」屬久雨，弓箭漲濕，大為契丹所敗，走投平盧城。《新傳》畧同，惟作「晝夜兼行三百里，至天門嶺。」《通鑑》書於十載云，「過平盧千餘里至土護真水，遇雨，祿山引兵晝夜兼行三百餘里，至契丹牙帳。」兵敗「得入師州（胡注，師州治營州之陽師鎮）……至平盧。」是此次用兵，過平盧（即營州）至土護真水，又行三百里至契丹牙帳。按吐護真水在營州西北；是此次行軍，由營州西北行過吐護真水，又三百里始至契丹牙帳，正約在今巴林橋地區，則契丹移帳於此是天寶以前事。松井等《契丹勃興史》（滿鮮地理歷史研究第一）據此條謂契丹牙帳已遷移是也；然謂遷在今老哈河與西喇木倫河交匯處，則非矣。

奚部後期衙帳既在遼之中京大定府，前期衙帳又在遼中京北通上京臨潢府途中之饒州，且一度為契丹部族之衙帳，則《新唐志》所記由後期奚王帳東北傍吐護真河五百里至奚、契丹衙帳者，其行程當與前考遼代中上兩京間通道之中京至饒州段畧相當，惟《唐志》云，「東北行，傍吐護真河五百里」，似其行程之南段與前錄薛映《記》所述，由中京正北行之行程稍異，而由今大寧故城東北循老哈河谷而下，至黑水鎮（約E119°25'·N42°5'）、熱水地區，折西北行至赤峯地區，始直北渡潢水石橋（今巴林橋E118°30'·N43°17'）至遼之饒州。州南臨潢水，即奚王早期衙帳，後為契丹攘奪，亦置衙帳於此。至阿保機始北徙二百一十里置上京臨潢府，而臨潢之名仍本之建衙於奚王故帳時代也。

按此節全由上文考證之成果推衍而來。今觀地圖，大寧北至赤峯可東西兩路線。薛映《記》由中京正北經松山館，松山在今赤峯南，大寧故城之北微西，故必取西線經西橋頭，如牟里所指；而《唐志》云「東北行，傍吐護真河」，則必取東線經黑水鎮，故當不同。

《志》云「又北百里至室韋帳」者，「百」上蓋脫一數字，或「百」為「千」之譌。唐世室韋諸部之最西者曰烏素固部，當俱輪泊（今呼倫池，約E 117°30' · N 49°）之西南，南至潢水至少一千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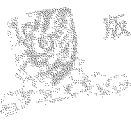
據《通典》二〇〇、《舊唐書》一九九下、《新唐書》二一九《室韋傳》，室韋部族甚衆，大抵在營州東北，近者三千五百里，遠者六千二百里。《舊傳》云，「今室韋最西與迴紇接界者烏素固部落，當俱輪泊之西南。」《新傳》畧同。按俱輪泊即今呼倫池，此無可疑者，則其衙帳南至潢水至少數百里或千里以上，故此文必有脫譌。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 Study on the Routes of Lu Lung Tao Through the Ages

(A Summary)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Yen Ken-wang

The Yan Shan 燕山 Range stretch eastwards from the northern skirts of Peking 北京 to the coast. Its southern slopes drop down abruptly to a hilly plain. Its southern slopes are gentle, extending gradually to the plateau with cold grassl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landscapes differ widely and so are the social lives of the two peoples. The ancients built the Great Wall along the range in order to defend against the invasion of the tribes from the northeastern grasslands. Luan Ho 灤河 originates from the Nei Meng 內蒙 grassland, cutting through the Yan Shan Range, and finally runs down into the hilly plains in northeastern Ho Pei 河北. The mountains on both sides of the river valley are relatively low. For these reasons it became the main route joining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To the east stands a high peak called Lu Lung Shan 盧龍山 (now renamed as Tu Shan 都山, $E118^{\circ} 45'$, $N40^{\circ} 30'$). Thus this route bore the name of Lo Lung Tao 盧龍道. In the Chin dynasty 晉朝, Lu Lung 盧龍, Fei Hu 飛狐 and Yen Mèn 雁門 were ranked as the hazards of the north.

Having consulted many historical writings, the author found out that within the fortress area where Luan Ho enters, there are many tracks in the river valleys all named Lu Lung Tao. In the dynasties of Han 漢 and Wei 魏, the ancient paths left the fortress area from the western side of Luan Ho. Lu Lung Ch'êng 盧龍城 established by Ts'ao Ts'ao 曹操 was roughly located at $E118^{\circ} 15'$, $N40^{\circ} 30'$. Ku Tsu Yü 顧祖禹 had made a mistake in regarding that Ts'ao Ts'ao left the fortress area from the present position of Ku Pei K'ou 古北口 of Mi Yün 密雲. During the period starting from East Chin 東晉 to T'ang 唐, the main path of Lu Lung left fortress area at Ch'ing Shan K'ou 青山口 ($E118^{\circ} 35'$, $N40^{\circ} 25'$) which was several ten *li* 里 east of the place where Luan Ho entered. In the times of Sung 宋 and Liao 遼, the so called Sung T'ing Kuan Tao 松亭關道 had its city built on the

western side of Luan Ho, which was quite close to Ts'ao's Lu Lung Ch'êng. In the dynasties of Ming 明 and Ch'ing 清, the main road was shifted to the east of Luan Ho, and left the fortress area at Hsi Fêng K'ou 喜峯口 (around E118° 20', N40° 25'). About 120 *li* 華里 from Hsi Fêng K'ou, there was another Sung T'ing Kuan 松亭關, which was a pass established in the early Ming. However, the district histories of Ming and Ch'ing mistook it for the Sung T'ing Kuan set up in the times of Sung and Liao. Over the past two thousand years, the site of the main communication route of Lu Lung Tao was somewhere east or west of the place where Luan Ho entered the fortress area. The shift was about 100 *li* 華里.

There were two main passages beyond the fortress area. One could follow the river valleys of Pai Lang Ho 白狼河 (now Ta Ling Ho 大凌河) north-eastwards to Liu Ch'êng 柳城 (now Chao Yang 朝陽). A Tang emperor had built the Ying Chou Tu Tu Fu 營州都督府 there. The latter was then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centre in the northeastern fortress area. From there one could reach Liao Tung 遼東 and Kao Li 高麗 if continued eastwards or the basin of Nên Chiang 嫩江 if continued north-eastwards. Another route proceeded strictly northwards, meeting P'ing Kang Ch'êng 平岡城 of Han (now Hei Ch'êng, 黑城 E118° 45', N41° 20') and the late commander's headquarter of Hsi Kao 奚國 in the times of Tang (Chung Ching 中京 of Liao, approximately E119°, N41° 30'). Further north the route intercepted the basin of Hung Shui 潢水 (now Hsi La Mu Lun Ho 西喇木倫河) where the former commander's headquarter of Hsi Kuo and Jao Lo Tu Tu Fu 饒樂都督府 (slightly northward from E118° 30', N43° 17') stood, then it led away to Chi Tan Shang Ching Lin Huang Fu 契丹上京臨潢府 (now Lin Tung Chih Po Lo Chêng 林東之波羅城, E119° 23', N43° 57') and stretched 1000 *li* 華里 further to Chü Lun Po 俱輪泊 (now Hu Lun Chih 呼倫池).